

蘇

中

張

業

此菰中隨筆三卷鈔手太劣其訛謬處殆不可通每卷
每起訖但紙心分一二三耳此書已刻於海山仙館叢書
中有義門何氏識語一則亟取對勘乃每二字同者刻
本曰不分卷義門跋中但云一冊于友人案頭得之亦不
言其為三卷也海山仙館刻此書時必據義門所見者
入板獨惜義門未見此冊身此冊雖不能考見分卷次
第然篇首載亭林自序內有諸同學一啟後載先生
著書目錄及先生子衍生跋語首尾固自完善雖謂
何氏所見足以補此冊之遺亦不可也戊申霜降正閏記



此書第一卷不及十頁二卷九十餘頁三卷十九頁二卷獨多
過於第一卷幾十倍第三卷亦五倍分卷殊不勻特何氏所
見固逸士者耳

裝中隨筆刻本甚夥然不分卷與海山仙館本同獨四庫
列入存目者確係三卷內云編次不倫短竹無緒乃與此本
相合因古書時所採進者即是此本而義門所見則曾經批
比剛節之書與此自圖是兩本道光中鄂山所授孔氏玉虹房
刊入版六不分卷故亦於四庫據謄而不伴也正閣再記
頃暇玩味云得一本與藏同不知鈔手何如余嚮雖閱改多字
而字向淺薄頗擬他日一借校之乙丑閏四月厚瓊石記

啟



東吳顧寧人名炎武馳聲文苑垂三十年其高祖
刑科給事中諱濟系疏直言載在武世二廟
實錄曾祖南京兵部右侍郎諱章志歷任藩臬京
兆及掌南兵疏更船政蘇軍衛二百年之困本生
祖左春坊左贊善諱紹芳嗣祖文學諱紹芾兄孝
廉諱緗並以詩文為海內所宗嗣母王氏未嫁守
節奉旨旌表及聞國變不食而卒天下稱為
貞烈寧人年十四為諸生屢試不遇繇首士兩薦
授不曹不就自嘆士人窮年株守一經不復知

閔

閔字本年靜嘉書六有三卷存與此同
初案舊物

有法移家仲旦將未可訪拾

廿六九、廿一、龍

國典 朝章官方民隱以至試之行事而敗績矣
據于是盡棄所習帖括讀書山中八九年取天下
府州縣志書及一代奏疏文集編閱之凡一萬二
千餘卷復取二十一史並實錄一一考證擇其宜
于今者手錄數十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遂將
覽天下山川風土以質諸 當世之大人先生昔
司馬子長徧游四方乃成史記而范文正自秀才
時以天下為己任若寧人者其殆兼之今且北學
于中國而同方之二知寧人者敬為先之以言冀
當世之大人先生觀寧人之文以察其志而助之

聞見以成其書匪直一家之言異日天下生民之
福其必繇之矣

王 漢 陸 圻 吳任臣 顧有孝

顧夢麟 黃師正 歸 莊 潘聖章

同學楊 彝 方 文 張 懋 吳 炎啟

萬壽祺 丁雄飛 毛 駉 王錫闡

三猷定 楊 瑀 湯 護 陳濟生

右十年前友人所贈自此絕江逾淮未躡勞山
不其上岱嶽瞻孔林停車滄右入 京師自漁
陽遼西出山海關還至昌平謫 天壽十三陵

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閱歲而南歸于吳浮錢塘
登會稽又出而北渡沂絕濟入京師游盤山
歷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謁恒嶽踰井陘抵大
原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餘卷而
著述亦稍、或帙然尚多紕漏無以副友人之
望又如麟士年少齒生于一諸君相繼即世而
不及見念之尤為慨然玄默攝提格陽月炎武
識

孤中隨筆



宋吳顧炎武寧人父著

溫公作通鑑考異一書正見古人仔細處太史公
會粹諸書而成史記不能無牴牾晉以下則矛盾
尤甚舊唐書唐臨徐有功傳今上字三見皆謂玄
宗既有沙陀李克用傳而又或稱莊宗為中興懿
帝紀李國昌小男克用哀帝紀中興之初王鏐傳
其後事在中興書鄭從謹傳沙陀李克用劉鄩張
濬傳末中興王處直傳稱莊宗蓋全沿故帙也元
史速不台雪不台一人分為二傳蓋修史不出一

手遂有此誤。嘗欲仿漁仲書例。合二十一史為一編。有志未逮。以俟君子。兩條並見日知錄舊唐書及元史下惟首尾數語不同

爾雅父為考。母為妣。注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聽聽祖考之懿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聿嬪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其義猶今謂兄為弟。妹為娟。即是此例也。

二百八十四文。必是周公之所作。中有箕子之明夷故也。答楓仲

反韻亦有通用。獨用之分。為律賦故也。答李天生

孟子字多。近今蓋久。變于魏晉以下。答宋芹

填星當心不居。其國失土。今戊申歲。填在虛危而不居。遂有地震之變。答陸喜鄰

天下無不書不讀之人。而有不必讀之書。答程周

五經何以為九。公羊穀梁皆傳。何以謂之經。曰五

經者。孔氏相傳之定名。九經者。歷代設科之別。曰

答孫退谷

與君輩相處之日短。後與世人相處之日長。謂諸甥門人

立千載以上之人于前而與之對譚。立千載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糾擿。

性猶藥之有溫涼寒熱。情猶藥之有甘辛酸苦。其能入某經治某病。則才也。有小毒有大毒。則氣質之偏也。答周允昌

萬姓仇子。五子親臣也。以君為體。故曰子。故天棄我。祖伊世臣也。傳以為祖以國為體。故曰我。知王十朋論蔡琰失節之婦。不當入列女傳。不如列

女之名。起于劉向。自娥皇女英。至于妲己褒姒。皆列女也。

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矜于有司者。其概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卷獻。往往皆得公然。推薦。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皆關于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

古歷五星皆順行。至秦始皇有金史之逆。火漢初測候五星皆有逆。故班氏謂漢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五緯始失常矣。西弟子之職。在清掃應對進退。其行在孝弟忠信。其

學在詩書禮樂春秋其用之于身在出處去就辭
受取子其舉而措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
商君傳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陳子龍曰以
開阡陌而去其田墜則其曰賦稅平者何居愚謂
周末井田之制漸廢民之轉徙失業^徒者或棄其百
畝而不能治有餘力者又不能兼并^故以便田多荒
蕪而賦稅失平商君許其兼并以便豪強亦以益
公賦也

路史顏氏見圈稱陳留傳及葛洪真要皆云顏出
于邾而朱之儉諧獨以為出于伯會之度來于顏

者非也 陋巷志顏氏之先出自黃帝 陸終生
六子其五曰晏安為曹姓國于邾武王克商封其
裔孫挾為小邾子挾生非 生成 生車輔
生將新 生訾父 生夷甫 字伯顏謚
武公春秋邾武公為魯之附庸故公羊傳稱顏公
有功于齊 威公命為小邾子別封其子友于邾
子孫以父字為氏以其附庸于魯故世事魯為卿
大夫 左傳莊五年疏夷甫顏似顏是名夷甫是

謚

李詩第十九卷贈李十二左司郎中崔宗之此是

崔贈太白詩後篇乃太白酬崔耳李行十二崔行
五崔詩中但言李侯而未推道嵩山之勝下篇以
嵩山為答其為兩人之詩甚明又後一詩亦曰贈
李十二注曰攝監察御史崔成甫贈太白知與此
同是附入之作而混編于目錄者此校書者之鹵
莽也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者四時若春夏秋冬是也自
漢以下曆漸密于是以一日分為十二時而又以
十二支配之曆家以黃道之中為午日加午謂之
午時猶之斗建子謂之子月後世猶以為疎而有
天盤二十四時之說月之所建十二位者四方也
日之所纏十二位者黃道也其實不同

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安國傳舜
典一篇比馬鄭注多二十八字唐太宗貞觀

七年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高宗永徽四年

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文于天下每年明
經令依此考試

舊取士依注疏神宗患諸儒之說不能畫一乃頒
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學官謂之三經新義熙寧
八年

無殺人之心者可以殺人故有提兵合戰破城屠
邑積尸如山流血成川而目不為之瞬而獨兢
于一嶽牒之入有心與無心之異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生長江南者不
得其解江南一橋可支數十年若北方須年一造
橋夏初水漲之時橋木便撤去不則為水衝去矣
每以此說告人多不肯信今日見泗水志云冬春
之交霜降水涸居人多于河中築沙為途中留一
道以通泉水而土跨以木橋民不病于寒涉至春
冰既解山水瀰漫則依然寒裳而濟抑或風雨驟

來波騰流急水之深以數尺計行人往頓足岸
旁無棲身之處亦每稱未便馬其居使之然也
短右袂向來不曾理會得兩隻衣袖一長一短不
成模樣蓋古人之裘如今皮襖必以綢貼之而成
但短其皮不短其綢則運動既便而于外觀亦無
所妨

海宇將亂必有聖人馬起而定之修其可用之具
于我俟有王者作而後輔馬孔明之抱膝長吟王
猛之悠然自得此第一流人物也如度其才不足
以用世堅持大義以答本朝光武東帛于逢萌肅

宗召拜于甄濟此亦其次也舍此二途別無人品矣

名以謂字以尊德帝芬帝槐也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芬于上下置槐于中非特是也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中出后夔于下上韋豕韋也置韋于上下置豕韋于上下郵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此何為耶以至列帝柱立冥之後而共工與女媧齊等陋矣夫人物之表也

南國賢書載應天主考官建文元年己卯太常寺

卿兼翰林院學士高遜志直隸蕭縣人永樂元年癸未翰林院編修王達直隸無錫縣人永樂三年乙酉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宣德七年壬子翰林院侍讀苗衷直隸定遠縣人宣德十年乙卯同正統三年戊午翰林院侍讀陳詢直隸華亭縣人十二年丁卯翰林院簡討錢溥直隸華亭縣人天順三年己卯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成化四年戊子翰林院侍讀學士陳鑑遼東蓋州衛籍直隸長洲縣人二十二年丙午左春坊左諭德程敏政直隸休寧縣人弘治五年去子右春坊右諭德王鏊

直隸吳縣人。正德二年丁卯翰林院侍讀。顧清直隸華亭縣人。五年庚午翰林院侍讀。朱希周直隸崑山縣人。嘉靖四年乙酉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縉留守後衛籍。直隸吳縣人。十年辛卯左春坊左中允。孫承恩直隸華亭縣人。二十二年癸卯翰林院侍讀。華察直隸無錫縣人。三十四年乙卯翰林院侍讀。嚴訥直隸常熟縣籍。吳縣人。三十七年戊午翰林院侍讀。瞿景淳直隸常熟縣人。四十年辛酉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吳情直隸無錫縣人。自吳情典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滴

降廣東布帛提舉命南畿人不得典南試

江旭竒續皇明通紀有海瑞杖御史事先祖云少時在南京親見海公行事要無此事今按賢錄正統十二年南京監察御史范霖等劾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擅杖御史則知祖宗朝固無此例此畫齊東野人之語也

顧鄰初載金陵鑄錢 皇明洪武初制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凡五等一兩五錢三錢二錢一錢重各如之 今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 實錄永樂十年七月甲午鑄永樂通寶錢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鑄宣德通寶錢弘治十
八年鑄弘治通寶錢嘉靖八年二十一等年鑄
嘉靖通寶錢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上諭工
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一百萬錠嘉靖紀
元號一千萬錠
金石之文謂足以傳信況出自退之手筆而明年
平夏又明年平蜀目見之事述之猶有錯繆甚哉
作史之難也
六國年表云獨有秦紀又不載日月可見史家必
載日月

徐寶摩節飲篇跋傳曰水懦弱民獨而玩之故
多死馬酒之禍烈于火而其親人甚于水有以夫
世盡死于酒而不覺也徐氏又子曰庸醫亦欲
人之生然惟恐其不病良醫亦欲人之生然惟恐
其病惟恐其病而後凡可以生之者無所不至此
節飲之說所由起也

菰中隨筆

白虎通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房戶賓連者乃本名

連累相承取在于房戶象繼嗣也

南情如紙南習如卷南夥如蟲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改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西漢近古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覆之報中于國家者多矣

鮑永字君長拜僕射將兵案河東永好文德雖行

大將軍常白襜路稱白衣尚書鄭均以病仍乞骸

骨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容齋隨筆蔡京為政士大夫不得讀史

朱子注參同契託名鄒訢鄒與邾同是朱字訢與熹同訓熹字

董仲舒自下吏後不敢復言災異

晉董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嘗宿白社中此洛陽之白社也水經注贛水又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此南昌之白社也雒陽志今馬市之北白社故里也昔孫子荆會童威輦于白社以同載為榮王弼易注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蹇冢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山則道窮

孟子注天若顏淵壽若邵公

爾雅疏鮪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長筭蝦水中輒甲蟲也

藤下後漢長沙王始煇草為藤按後漢無長沙王說文鯧魚皮有文出樂浪東晁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東晁樂浪縣名可與枸醬事對樊噲傳賜上聞爵晉灼曰名通于天子也蓋猶今

亦不相侔乃云可與對亦不可
解

之欽依官其未上者則謂之劄副官耳
蒯通之名乃避徹字朱福之名乃避祐字
輟耕錄檇李顏淵白恃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
翰長元公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
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稱慙恨而歸
利是不好底命與仁是好底何以一槩罕言曰正
為今日之言命言仁者皆皇以求利之人也故夫
子一概而罕言之也

我者對人之稱吾者性分之所固有曰不可如此
分別且如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好爵性分之

所固有也偏作對人之我與爾縻之則對人之我
也而偏作性分之吾當如何解

趙普永興之幕僚陸秀夫淮東之記室

王祥弟覽韋承慶弟嗣立陸象先弟景融

繼母之賢者漢翟方進後漢郭丹母皆隨其子至
長安受經

人之最難假者書也然有女奴習書如夏竦之于
石介字半不成如慈懷太子路上邀書如鍾會之
于鄧艾父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

年不易

丙辰年與客談及納官事先生舉先帝時大案塔
之曰款辱國或言國已亡先生復舉柳下惠之
言曰臣亦有國于此因言尚書百篇之日曰今日
典謨訓誥俱可不用只一篇賄肅慎之命便了
南宋時群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
宋書申坦傳坦建議任榛亡命屢妃祀是民軍出無
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
史通云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梁武帝時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並以皇孫入

國學明經射象甲科

鹽鐵論宋曰伯姪稔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
寢災

西寧衛南距西安府二千三百里自西寧行百里
許出石峽即為塞徼又西行四五百里乃為青海
周環七八百里其西有大小鹽池西南通鳥思藏
西北通瓜沙哈密皆可收牧可獵之鹿

漢靈帝中平元年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
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弓弩一備具是年黃
巾反終漢之世兵革不得息

後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四月戊子鄴城毀五層
浮屠于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張九齡傳九齡出為冀州刺史以母老在鄉而河
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
音耗優制許之改為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
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宗為嶺南
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覲

蕭穎士傳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陵據同游洛陽龍
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之華再

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

此

宋史趙上交傳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首士
上交申明備制始復糊名考試

宋徽宗至和元年三月癸巳令嘉王楷赴廷對戊
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
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王昂為
榜首

淮南子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爭利者未嘗不窮
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

人輕遲水人重。針成幕，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
小生。行合起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起不同。對門
不通。

剗，剗注，剗，巧工鉤刀也。剗者，規度剗畫墨邊箋也。
劉覽，編照注，劉猶流連之留，劉覽，向觀也。

被髮文身，以象鱗蟲，注，被剪也。

修楗，閉慎管籥，注，楗，鎖須也。閉，鎖筒也。管籥，鎖匙
也。

大而可折者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

壓，彈山川，注，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

訟，閒田，注，若虞芮及暴桓公，蘇信是也。按詩，倂何
人斯，蘇公刺暴公也。不言田事，而左傳有蘇忿生
之田。

列女傳，衛夫人，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
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
文中子，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
有我，所以厚蒼生也。

劉原父曰，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
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即葬而後乃討賊，雖
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

討賊之後，則莫得書。陳靈公是已。

吐谷渾牀頭猶置温子昇書。陽夏太守傅標使吐

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

矯慎謝夷吾相像，郭鳳計子勲吳。績吳範趙達。

趙僧岩南齊顧黯，歡盧度陶弘景。後魏裴宣唐王

績皆自剋死日。

九都賦：張衡西都東都南都左思蜀都吳都魏都。

徐幹齊都劉劭趙都廣闡揚都。

上流舉事成者：陳敏自歷陽據江東，王敦自

武昌入石頭，蘇峻自歷陽入建康，桓立自江

陵，劉裕自京口討桓立，宋孝武自江州討元

凶劭，梁武帝自襄陽，侯景自壽陽，元帝自

江陵。

不成者：王恭自京口至竹里而敗，盧循自始

興至南塘而退，宋晉安王子勉自尋陽，桂陽

王休範自江州至朱雀桁而敗，沈攸之自荊州。

齊陳顯達自潯陽至新亭，崔慧景自廣陵圍

臺城，王琳自湓城。

張以寧應制作鍾山說有云：陛下仰承天意，建

為南京，與汴並峙，至盛典也。然以臣之庸謏，以為

臨濠重地鍾離至險乃陛下啟聖之帝鄉所宜立
號中京立之宮闕如漢南陽俟天下悉平民力完
富乃營關洛別為西京連亘相望歲時行幸蓋創
業于此以乘方來之王氣並建都邑以開永久之
宏規以承中華之正統以衍億載之丕基伏惟陛
下神謀睿算必有處矣

劉元震任邱志序天下邑令賢則太平興天下邑
志善則良史備

州郡圖志唐則三年一上宋則閏年一上

蕭何入關收秦圖籍 孔明治荊州先令國中游

戶皆著籍自實

瀛南子李空同曰范曄後漢書皆剗精剗粟著力
字句之間以今觀之李文正坐此病而乃以是議
范何也

鹿邑志 鄉都之制周人鄉田同井之遺也于此

見先生愛民之厚焉慮其渙也即居聚而別之慮

其不相下也別里甲而長之慮其爭也會者老以

決之慮其頑也制木鐸以警之慮差糴固均也為

之書算之慮守望固助也為之保甲之無使教民

淳而使之仁也夫何法以久弊人以時澆相聚者

思影射而離長里者肆科歛而唐者老僉以惡少
而是非淆木鐸妨以他務而儆戒息書算巧事飛
詭而奸人利保甲苦賂巡捕而怨聲作似非始制
鄉都之意矣是豈法儆哉用之者之儆也
地勢通塞民居多寡市貨盛衰未嘗不相因也嘗
考之聚貨曰集稅課曰鎮停物曰居聚落曰村藩
落曰塞鄴志土著曰里遷發曰屯地以人勝貨以
地阜而匪法曷均是故周設司市掌之分地辨物
禁靡成賈結信刑競革偽歛賒所以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也

古者占國貧富不以貨財而以戶口多寡何哉蓋
天生象民將使之導利而裕用也故孔子論富先
乎庶大學理財亦必本于生之者衆降及叔世不
知以人為富于是倉庫多于比閭吏胥煩于主伯
催科急于耕耘軍戍盛于亞旅律令密于版籍戰
馬膺于耕牛桎梏庶于杼軸農夫日散而游民夥
戶口日耗而盜賊多耕輟則賦逋興師則金費國
欲不貧得乎

隆慶六年進薛瑄從祀萬曆十一年進胡居仁陳
獻章王守仁三十七年禮部覆羅從彥李侗 聖

旨是著各衙門作速議奏四十二年羅李從祀
張益正統中侍讀學士與夏太常景同年景見益
所撰石渠賦絕筆不復為文益見景寫竹亦絕筆
不復為畫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為人作詩文書畫者有三一
諸王國一中貴一外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
府不通宰執書

江東籤宋寶慶間贛尉莆田傅燁撰

四海有人能館我百年此日不思鄉雲間馮樵谷
旅中除夕詩也陸儼山遂捐數千金田莊為贈儼山

名深上海人解
元詹事謚文裕

上元志聞之長老弘正間居官者大率以廉儉自
守雖至極品家無餘貲此如胡之弓越之劍夫人
而能之也嘉靖間始有一二稍營囊索為子孫計
者人猶共非笑之至邇年來則大異矣初試為縣
令即已買田宅盛輿服金玉玩好種畢具甚且
以此被譴責猶恬而不知怪此其人與白晝攫金
何異回視先輩之風可以愧死矣操行如此他復
可望乎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恩詔一各處帝

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
救塋墳墓有被人毀發荒穢不治者所在官司即
與修理照例編僉附近居民一丁看護免其雜泛
差役其塋域所占地畝稅糧一併除豁有司不即
奉行者撫按官一體究治
江浦志 談經校藝大比賓興均之為士設也美
士當家食即荷 國恩粟米之征計田地各百餘
畝而會饌之役派及八夫僅足每年常數自是而
貢舉其費殆將十倍靜思思所自孰非吾鄉之膏與
脂哉推窮恐負鄉人斯達能不負 天子

至元丙子宋淮西閩師夏貴降元宣授中書左丞
己卯卒有弔以詩者曰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
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

六安州志 天下名存而實亡者無甚于軍伍費
而無適于用者無甚于歲辦之軍器

紀國初者大率用歲支千夫古人以千支紀日不
以紀歲若道其實仍紀龍鳳年為是然考之史記
于高帝初起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
又我 太祖嘗作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
十有四年觀此則宜稱至正

水自史記有渠河書漢書有溝洫志所載止黃河
一瀆而已未及三瀆以至百川范氏以至歐陽氏
并廢不作宋史則復立河渠志急告寧休皆假名
也吉曰告凶曰寧
歎志佐貳之加休傳士之不必隔省此隆慶末年
執政之新法

國家武舉會試至正德間始有定制而各部鄉試
先期舉之始之以騎射次之以步射而以策論終
焉蓋欲合六將開將而舉之于一夫望之隆求之
密反失之舛而疎矣夫但能跳盪者則有闕將之

力固不必熟韜鈴如果熟韜鈴則真大將之才又
何必事跳盪哉毋論往代他郡但論昭代吾鄉
定西目不識丁李征蠻僅記姓名使之應舉則持
不律不啻鐵纏稍矣焉能終塲哉愚以為當分二
科庶乎各効所長而大將開將無不有矣
世及之典上世所降末世不無濫矣乃若尊崇其
先則往代皆在所畧惟昭代為獨隆蓋高皇帝
建太廟僅立四祖而定恩典則一品已推三代視
天子之親僅一間耳聖心何篤厚哉無非達孝
以作忠耳

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舍人即漢之丞相掾晉之中
書舍人唐宋之起居舍人也以監生儒士考選為
之須仗真才非有奧主亦不易得一則須傑直辦
事夙夜在公非若賢郎之乞差以填考需次以承
恩者也所謂典書高載黼黻天言皆中書事而舍
人則奉行傳送者耳然而居于君相之間亦在簾
陛之際從親臣稱近侍故以人主之嘖笑咄阿雖
沈嚴于五位而聖德可以漸聞視之巖廊較切以
相公之純疵衷辟雖籠罩于百僚而底裏于馬_鳥畢
露得之覩聽最真然非百忍三緘之人不能久居

于此

國朝固有吏胥而中者矣如李森南昱鄭溫名第
皆昭一會試錄則鄉試可知人不盡考耳嘉靖戊
午吾鄉國子生曰入試北畿猶有吏胥同號隔舍
之事今定絕無亦顧人自力何如耳
館選初開周文襄公願附二十八人之後朝廷
許之入館數年乃歎曰此地雖清華好養平世三
公耳顧非一蹴可至吾將何以見才力求外補許
之其後巡撫江南二十餘年興利除害三吳迄今
賴之使以館閣終則不通作選中二王耳安能建

不世伐也。

任子漢之汲黯劉向。唐之裴行儉李德裕。宋之呂公著韓忠彥范純仁。

朔志舊制有守備掌印巡捕管屯等官。清朝順治十年裁印屯等官。改掌印為衛備。改城守為操守。未幾裁操守。衛備兼之。十六年裁衛備。仍設操守。一曰戶口錢糧。併州統屬將五所編為五軍。婺志西北利差。東南利顧。

博平志賤輸其所產。貴易其所闕。

東光志考之會典。國初多義兵。歸附及投充之人。

後皆以罪謫充。或以民兵充。此制軍之大法也。軍

籍之外有民壯。以備警急。即古民兵之遺意也。

吉安志揚海嘉靖末為工科給事中。嘗曰。今欲

天下平。非盡汰虛文。殺縟儀。必不可。昔晉獎于清。設六朝若唐。以浮辭弊。宋以空言弊。予懼今時之。以虛文弊也。

贛州志祖宗朝景。加意太學。洪武甲子秋。京聞

中式多國子生。至二百二十九人。上大悅。特命

禮部出榜原籍。以示旌異。故當時得人為盛。景泰開納粟上馬例。而國學之制墮矣。

呂復興國人。洪武初為國子典膳。時修元史。闕順
帝三十六年事無考。遣使十一人分行天下。以北
平乃元故都。山東亦號重鎮。特擇有職干官者行。
于是命復乘驛往。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
冊者。悉輯之。或涉番書。則譯而成文。若乘輿巡幸
宮中。隱諱時政善否。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
祥之屬。或見之野史碑碣家集中。莫不悉心謚訪。
且遣儒生危穀等分行諸郡。刻期還報。以洪武二
年八月開局于故國子監。至十一月告成。凡八十
帙。用高麗翠紙為衣。借行中書省印識之。進于南

京。乃赴濟南者。采訪大畧如北平。明年正月成。凡
四十帙。所捐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二百通。不在
數中。仍印識如前。上進。

國初分滿剌降人隸各衛。或各處有此種人。俗名
回子。不食豕。食牛。會典載。法那國。即回子祖國
也。接天方。

鄭履淳云。書曰。既富方穀。孔子告冉求亦先富之
而後教之。今則反是。民有一厘之產。數畝之業。里
甲侵之。官吏擾之。豪貴凌奪之。衣食僅能自辦。則
數者交至。必至窮絕。而後免馬夫迫于不得已。無

計可以自存，乃深思以為彼之敢于困我而我莫敢與抗者，非官府里胥即讀書家豪貴之家也。我亦有子，何弗教乎？遂至傾家破產，結友從師，逼使讀書，惟冀一得衣冠即可無侵擾凌奪之患。故千餘年間，民困益甚，讀書益多，生儒象甚，數倍往昔。甚或重賄要求，以希入學。然既異于凡民，乃遂以昔之受于人者，加于人。又或引類聚群，侮瀆官府，則讀書益多，民害益衆。幼學儒生志圖若此，它日登科登第，寧肯為朝廷撫綏萬姓，又肯為鄉里庇恤小民乎？臣不識仲尼之徒流禍一至于此。今

則又異矣。一學之中，借姓者十之三，人奴者十之一，儒風掃地矣。

嘉定志謂之扇者，正副糧長割地管轄，各立簿籍，一扇故也。

曾考功論朱子綱目，謂綱辭多費，非謹嚴之體。目記太畧，無以考見本末。

國朝武舉惟取武弁一途。正德初，劉忠宣大夏始疏廣其選，凡鄉會武場俱準文場之年，以十月行之。鄉舉必歷中三場，方得聽用。會舉則高第者即授都司，守備把總，餘皆授以鎮撫。以次遇缺推用。

如俞夫猷之歷總兵備大將軍印者出于其中
永樂元年癸未當會試以登極之初命各省更鄉
試次甲申會試正德十四年己卯江西以寧
藩之亂缺鄉試嘉靖元年壬午併取一百九十人
永樂七年會試中式陳璉等八十四人以上在
北京至九年方行殿試故永樂無己丑而有辛卯
進士
貴州鄉試解額例渙其特設科取士自嘉靖一十
六年始

弘治中曹縣知縣鄒魯

撤東嶽廟文

禮諸侯

祭境內山川泰山非曹境而祭之曰僭祀典當祀
者六泰山非所當祀而祀之曰諂僭犯禮諂背義
皆非也邑東有廟祀泰山已久魯以其不享非禮
也撤之撤玉皇廟文天為積氣而變化者二
氣之所為也今祀者以玉皇為天之生使有耶則
不當祀使無耶則不必祀魯患其惑民而罔神也
撤之撤梓潼廟文梓潼有耶人而神耳非世
所謂文曲星也梓潼無耶鬼之屬耳非所當世
祀者也學有廟馬禮乎撤之以祀鄉賢
曹州志國初設州領縣殆有深意後世體統陵

夷遂謂州屬與府屬差別。府以縣為土，州則與縣別土也。府屬巨細，關白州屬則可直達也。府專制屬縣，殿最州屬則互相短長也。府縣謁諸司尚分庭州與縣則同班也。勢成漸靡，當事者力挽不得矣。

曹志序 濟南王敕 為令為守以至為天下大小不同，須胸中此邑此都此天下而後能以一心通萬心，設施置措合人情，宜土俗，否則或拂人之性，是方志又參贊裁成之事也。

太祖改元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改肅政廉訪司為提刑按察，改宣撫司為都指揮使司。任平聲以國為氏，葉音攝，以邑為氏，讀如字，皆非。賈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凡四夷之使與使四夷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厯產、山川、夷阻，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強，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為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陰水源為別錄六篇，河西戎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國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

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
今州縣以朱刊落疎舛多所^整正帝善之賜子加
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
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採
訪廢置升降^馬脩焉
爾雅釋言篇疏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六言六蔽臣之業
在楊水卒章之四言左傳趙簡子稱子太叔送我
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漢書東方朔傳云十六
學詩書誦二十一萬言則以一字為一言也

後周書建德六年十一月詔自永熙三年七月已
來去年十月已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為奴
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沒為奴婢者並宜放免
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
部曲及客女客女今之雇工婦人也
說苑遜伯玉使楚逢公子皙澧水之上子皙接草
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接草可對班荆
貨殖傳言臨淄之俗而曰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
王導曰不如此何以為京師
土著字出史記西南夷傳大宛傳

多張空簿

管寧皇甫謐謚上疏辭薦並自稱草莽臣

沈約郊居賦因犯林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此老
胸中大不乾淨淨

杜甫夔府詠懷詩缺離將棘拒倒石賴藤纏紀可謂
行所無事

宋余良弼英烈王廟記漢韓說封龍雒侯後擊東
越有功封按道侯蓋一人而再封太史公年表及
列傳皆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以龍雒侯為韓說
按道侯為韓說

韓文公為人作誌銘或銘或不銘或公或君或字
或名之無一定之法蓋非一時之作而或出于少
年未定之文歐陽公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不稱臣
修而曰予則失之忽而取譏于洪氏此古人之不
足法者後人作文不可以此藉口

後漢蔡順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炎火
將逼其室順抱伏官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
順獨得免 鄧暉傳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
葬鄰人失火初甫匍匍柩上以身扞火為之滅
晉劉殷字長盛曾祖母柩在死而西鄰失火火風勢

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何琦字
萬倫母喪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之
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
堂屋一間免燒南齊傳琰遭母喪鄰家失火延
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保全琰
股髀之間已被□□梁徐普濟居喪未及葬而
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
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數日方蘇
王莽追謚夫子為褒成宣尼君此宣尼二字所始
莊子伯夷叔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馬郭

注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
而此云死馬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死也

春秋鄭穆公之母賤與羣公子並逐于先君而國
人立以為君田嬰有子四十人其賤妾子文初戒
勿舉也舉之而賢卒嗣靖郭

趙宋有張正與妓譚狎別去生子三年不相聞歸
紹厥家登進士朱景先生管四川茶馬為子遜買
妾福娘而娘娶婦舍旃遜亡無他兒適蜀使至知
其子八歲矣迎致于吳宗洮願以不絕
宋陳堯佐知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

寺中前守盡毀古碑為碑甃用堯佐奏曰唐賢臣
墓石今十亡六七賢子孫深則大書欲傳之千載
乃一旦同于瓦礫也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敷州縣
完護之于是乃存一二姜遵傳知永樂軍太后
嘗詔營浮圖遵燬漢唐碑碣代碑甃
白樂天九老圖序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
六
唐末有鄭邀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邀
未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空嶺外邀徒步萬
里往見之

呂南公著灌園集陳繹以翰林學士出知建康軍
賓禮南公為儒倡每謂人曰吾不以左官為不
可意而獲一灌園先生其榮多矣

喻良能著忠義傳起于戰國王蠋終于五代孫晟
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
宋子京先奉詔修唐書及帥蜀以書局自隨至成
都每晏罷盥漱間寢門垂至燃二椽燭媵婢夾侍
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修唐書若神仙馬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防侯之波逆流而擊
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

白旄盱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于
是風濟而波罷說苑武王伐紂卜而至燔散宜
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祀祀利以擊象
是燔之已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
龜地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
而行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至
叔惟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刻
比干而囚箕子飛至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馬
遂選馬而進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于汝之
野鼓之而紂率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韓詩既出于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不同其訓
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



魚女居切正員讀如餘誤也因魚而誤者若義之
魚器御之魚據言之魚韃月之魚厥銀之魚巾則
以從正韻而失之若牛之魚鳩孽之魚列則吳音
尚仍其本

顧琛傳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李恭子靈
符吳興邱淵之及琛吳音不變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庚子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
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

為天下之都會。洛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無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上嘉之。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庚戌進士官洛陽長史。遷濟南西安二郡幕政。暇徧覽帝王遺墟。嘗著論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當擇而都。江東非其匹也。

江西通志 胡子祺名壽。以字行。洪武中為監察御史。上書請都關中。謂金陵非遠圖。不報。

王鏊震澤長語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

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與鳳林為之關。南則蒗潭環屈。而流屈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膜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五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太行盤亘。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塏。其人沈鷲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

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欲謀生理先學看銀欲處世間先學看人
泗水志元制于縣令之外又設達魯花赤一員兼
隸軍伍謂之監皆用蒙古人為之

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甚晉魏之分南北差異
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自隋平陳中國
多以楷隸相參蔡君謨云

宋史孝宗紀光賜名燁監察御史周必大密與陳
康伯言與唐昭宗名同音不可詔別擬進乃賜名
春周益公記高宗降旨立儲禮部侍郎呂廣問

語臣皇太子改名从火从華匠謂唐明宗曄字同
音可乎廣聞亟告丞相取旨別擬乃用今名
晉虞悝之起長沙金李演之守任城皆以鄉官墨
衰從戎

費縣尹蘇唐卿為歐陽公篆書醉翁亭記刻石公
報書云鄙辭何足以辱巨筆然過托字法以俾不
朽豈勝其幸也又云既喜斯亭之遂傳又懼陋
文之難滅

顏魯公書恒令家僮鐫之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

得湘鄉而三然
切業也

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又畏威畏刑。此之謂適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

力差者，惟取其力于丁；銀差者，惟取其銀于產。河間志考古今野多推漢書為詳，漢以高樂重合為齊分，以武垣章武為趙分。及考地志，武垣省入河間，章武有鹽官，近千童廢縣，在鹽山，重合在滄州，高樂在南皮，夫武垣在高樂之西，為趙分矣。高樂為齊分，章武越在高樂之東，而反屬趙，于理安

乎？或孟堅止撫舊文而未躬履其地也。

御史楊瑄自河間赴京師，言武清侯石亨家人霸佔民田。英廟顧李賢，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實為難得。

任邱屈都諫仲上疏，擊中貴忤旨，下獄。在諫垣

十五年，每上一疏，孝宗歛容讀之，卒之日，不能備棺斂，惟書二籠，藥瓶二隻，故衣數件而已。

弘治中，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而皇有莊，示天下私宜盡賦以予民，即不然，草管莊內臣責有司課租解部，亦為猶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

田萬頃界連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民田許子朝命戶部員外郎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同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至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為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迹明核率以所占田盡歸民同事者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後患我當之不以累公竟得命如章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大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

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

正德丁卯十月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二千五百餘頃讓妻勵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蓋奸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不從率賜二家為莊田永業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稱靜海縣原額一十九

里編戶三千三百十餘年來。逃移滅絕。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地土。盡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困弊至此。成化四年九月。西天佛子劉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為寺田。上許之。戶科左給事中邱弘劾其妄奏之罪。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永樂中。達田投降中國者。皆處于河間東昌二府。正統末也。先猖獗。頗有乘風煽動之意。于忠肅乃擇其有位號者。使隨南征之師。事平。即奏留于彼。

不復召還。自忠肅被戮。陳汝言為兵部尚書。好利。而無遠識。遂納賂召還。于是二郡民俗。浸有胡風。史記功臣表。慎陽侯變說。閩。云合作慎陽。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

永樂十六年。慈谿縣失印。請更鑄。議者恐所失之印。還復得之。必覆出為姦。故更印文。從谷為慈谿。

正統元年九月甲辰。造行禮部印。時尚書胡濙。自劾不謹。失行在禮部之印。上不問。為更造之。改其文曰行在禮部印。

正統三年七月癸未朔。行在禮部失印。給事中御

史劾奏胡濩等不謹上命逮胡濩等下錦衣衛獄
署部事僉制司郎中劉針請鑄本部印從之

宥胡濩罪濩嘗失印二次供蒙宥至是又
失印下獄其下盜得乃本部辦事吏遂釋濩

國朝初制文臣五品以上皆得廕叙其子恩至渥
也乃復漸為之限斷自京官三品以上考績推恩
而他與焉其大臣有勲伐不常及庶僚死事死
諫者間以特恩錄廕

天下如何**太平**只使種田人不買米就得**太平**

永平志 社土神稷穀神自三代禮不同漢唐則

蓋異矣諸儒以勾龍右稷為配而又以為非配即
祀相承不知其失禮 聖祖特主孝經以社五土
主稷五穀主皆自然之氣而非人為也然廣土諸
穀不能徧祀故合土以為社推長以尊稷祭以春
秋上戊日主土壇于西郊以取西成稷左社右
重民命也元年十二月己丑令府州縣各設壇壝
制地定式而庶人亦祭里社土穀此謂天下之達
義 自舜典望山川則有祀周禮風師雨師則風
雨有祭矣漢以丙戌日記風師于戌地以己丑日
祀雨師于丑地而失雲雷唐詔祀雷同壇則固有

雷之祀。家作風師于西郊。祀以立春後丑日。作雨師于南郊。祀以立夏後申日。又以雷師從雨師之神位。而無雲。皆各壇為祀。而未嘗合一。夫雲行而雨施。可祀雨。而遺雲乎。祭法。山陵川谷。能出雲為風。雨曰神。是合山川雲風雨為一。山川乃體。雲風雨其用也。前代或祀甲子春秋。乙子冬夏。今日拜丙子西郊。明日拜丁子北鄙。此習不能調和陰陽。和形氣合一之道也。惟國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嶽瀆山川城隍諸神。且合祭于城南。未有壇壝專祀。二年正月戊申。命禮官議以風雲雷雨諸天神。

為一壇。山川城隍諸地祇為一壇。三年二月甲子。命仍合祀之。不用石主。如社稷祭器牲幣。加社稷一壇。改望瘞為望燎。示尊于社稷也。風雲雷雨中。山川左城隍右。時定仲春上巳。壇則定于南郊。是謂神祇之壇。而尊于諸神祇也。厲鬼灾也。春秋傳。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祭法。王者有泰厲。諸侯有公厲。大夫有族厲。今府州職大夫。康成云。族。象也。大夫象多。其鬼無後者。象。故曰族厲。自三代後。棄不用。亦不許。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命京都王國府州縣于城北郊。各立厲壇。頒厲祭文。及告城

隍文與壇式于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孟望冬
孟朔主祭內京尹外守令先期牒城隍神祀日以
為祭主餘羹飯則散諸民之無告者其哀死亡卹
無後至矣又令鄉村間百戶內立一壇祀土穀
神歲一戶為會首春秋二社率錢備少牢祭畢行
會飲禮會中一人讀抑強扶弱之誓文立一壇祭
無祀鬼神歲亦三祭之用牲酒會飲讀誓如祭社
自古祭祀之下民孰有明備于今日哉國朝祀
典城隍視前代獨隆專祀以廟宇陪祀于山川主
祀乎厲祭設神與設官等洪武三年六月戊寅詔

天下府州縣之廟民俗修祀無敢弛為其能禍福
旗纛廟古類禡之遺也祭始造兵法者不必指
為蚩尤也本黃帝軍訣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
形候凡始豎牙必祭以剛日纛旗頭太白陰經大
將軍中營建纛天子六軍故六以犛牛尾為之在
左駢馬首自秦漢至宋元皆祭洪武元年十二月
己丑命衛所立旗纛廟于公署後制與社稷同班
重之也其祭祀取坤方其人軍旅其品同社稷其
時用霜降而以皂纛稱首北方肅殺之色也古
降神有尸祝巫覡今僧道類也設官司之日月雨

賜有失則救有愆則禱其祀厲則施其教事今僧
間有綱而道已無紀矣然神道幽而天象昭及晷
漏有時日月有度可以占候者故設其學又以天
象遠而人道邇方藥診療古聖人之經也其學可
設馬馬今皆廢之而失其職則初設官生以充其役
降條記以專其權何為哉何為哉馬神廟洪武
二年正月癸丑命祀馬祖之神築壇于後湖命大
僕寺祭而府州縣有分司者則得祭古四時祭今
惟春秋古神曰馬祖曰先牧曰馬社曰馬師而司
馬其總也今制稱司馬祖先牧神廟俗槩曰馬

神而已東嶽廟神泰安豈得而旅自歷代封
禪瀆封民之誦褻尤甚止之不能誅之不勝况在
令典不禁而邊尤資香錢故四方皆在狂有有司從
之矣蜡祭雖為民而報神亦因神而樂人也其
典歷代相承不廢我朝何獨闕此哉是神與社稷
相終始春秋有社皆得祭土穀而後此則疑乎瀆
矣然有大社大稷耕藉後祭先農則俗有蜡法所
不禁

余往避寇寓閩中城林尚書宅前居宅夜火風雨
雷電霹靂中煙蛇百萬騰天舉城震駭有傳木虛

龍中陸筆
山人海內稱博物者言此乃雄黃氣發雷霆與相
感耳火器廠宜然其家豈有此乎有馬乃爾茲邊
臺火藥久鬱濕霧相交以召雷霆亦其常也

山海關志敕書內有云若有諸色游食人等詐稱
內外衙門名目在彼生事害人或假為公差騷擾
驛遞以至將領私置火牌狗情濫借等弊俱聽爾
訪究得實應送問者逕自送問應參奏指實參奏
奏星相梨園山人術士空入遼左蠶食軍民合
無准今嚴加禁阻將錄求牌票假充公差夾帶過
關者照例敕內逃民事例從重加等亦東人息肩

之一大端也

先年巡按順天等御史敕書內有沿邊樹木宜嚴
行禁約不許居民盜伐遇有稀疎處所責令各該
地方官及時補植完密如有視為末務不行用心
栽種者指名參來處治

領班遊擊敕內有不許作踐田禾砍伐樹株占宿
店房強買貨物拐帶人口奸淫婦女奪用車船搶
擄財物

柳元景不欲奪百姓之利而以茶錢三萬給還守
圃司馬溫公不欲受窺園之貲而以茶錢十萬棄

擲傭工

永平志武林圖史表世封未嘗為圖今乃圖之而以世次蓋驗封以稽公侯伯而已萬戶以下不及馬江南或世修之邊塞世奏鮮知書率識字為之掌承其弊而受毒有為選曹掾所駁或不能以自辨而降而革良可愍也因郡以靖難封者數人取其圖為之式若有司式之而預為之地則爭鬪者可剖而應鬪者無虞矣

一百官述諸侯表列公侯伯號曰開國曰靖難曰輔運曰翊運曰功臣曰文臣功臣曰宣力文臣曰

守正而未嘗明剖之嘗歷攷券誥雖魏國亦稱武臣未嘗有功臣功臣稱僅鄂國則薨後追稱馬有翊衛多于翊運矣推誠有無乃以別侯伯有伯而加推誠者有侯而非推誠者亦有武臣而加守正文臣而先宣力者矣如欽承先業奉義效義顯義顯忠宣忠効力推忠協謀之類不可以表槩者余于券誥各有據則譜特述之一諸侯傳封爵考列目多端曰開國及征胡征蠻征西征南營建海運歸附等目曰靖難及推載捕倭戰沒等目建文有戰勝洪熙有恩澤景泰有禦

胡天順有奪門成化有征番正德有捕反嘉靖有
迎立若恩幸方術勿論馬考之征南之安慶征西
之永昌征蠻之張銓征胡之全寧海運之舳艫營
建之崇山皆賜開國之號惟歸附者為推誠輔運
欽承効力武臣耳其券誥叙功皆自始征積功不
但以胡以蠻云爾若戰勝二侯誥券無可攷矣乃
靖難不數人自伯以下鮮稱其陳瑄之推戴劉榮
之捕倭而皆以翊衛稱征胡者皆然若戰沒封者
惟建平哉且安遠稱靖難為其侯封稱而不以交
趾其交趾之黔國則時特以顯忠甘涼之西寧則特

以宣忠而不以靖難稱以保定為靖難而其後亦
翊衛是後則恩澤之二張奪門之懷寧征番之伏
羗捕反之新建今皆可攷者通冠以翊衛不分侯
伯矣蓋凡以戰功封者多非奪門迎立之倖得可
以一事概之故惟以賜號為律馬

永昌戍卒葉景和年十四從父母自南京來戍解
官千戶欲私其母不從凌辱備至父亡欲置之死
景和逃還京擗鼓即時召入俾盡言母恐遣提解
千戶今候提到無辭遂令景和看而斬之仍解景
和隨母充戍景和初見聖意優容閱悼或得開

伍而 上不以此誣法至公無我也

伯夷傳正義曰盜跖者黃帝時人以柳下惠弟為

天下大盜故世做古號之曰盜跖 扁鵲傳世義

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

類仍號之為扁鵲 說文曰羿帝嚳射官蔡氏書

傳羿善射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名之

呂氏春秋水潦盛昌命神農為巡功注曰昔炎帝

項殺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

韓非子謂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

蘭姓通志云出鄭穆公之後通考則云夏桀之後

史記匈奴傳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為虜中貴姓

即郡名亦係中山恐非鄭後亦無以穆公名為姓

之理也

洪武七年八月乙卯增列侯食隸祿吾學編俱未曾

考故食祿之數止從初次

苜蓿葡萄移來西域蕙茨安榴種自南海鄧州志

唐宋時知貢舉即考試官另設考官不知始于何

年

元史宋本傳為讀卷官增第一甲為三人

皇甫庸近峯聞略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我右

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李如一水南翰記：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為應辭。古法對井者，先置盆水數十，置所欲對之地，夜觀盆中有大星異象者，至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宅，必先浚井，納青朮數斤于其中，以辟瘟氣。海監董毅碧里雜存論里：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為

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為三百六十弓，是為二百一十六畝，是為一里。論畝：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論曰：古以百步為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度，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闊，六十丈長耳。論尺：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

指知寸，舒肘知尋，蓋用乎柙指與中指交相距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黃中指有二橫紋，准上一紋也。後世營造尺，始准下紋，但不知始于何時。宋儒以為本于仁宗時，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拇指與中指自臂腕一丈畫處，謂之尺脈，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三寸，稍七寸，當今三寸八分強而已，不知其異于家語者何也。然文王五尺五寸，

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寸七分者為是。

陸深豫章漫抄 元至正初，有蜀帥紐璘之孫，盡出其家貲，徧游江南四五年，得書三十萬卷，溯峽歸蜀。

楊循告蓬軒別記 臨清賦役每三年一更，如以隸兵為閘夫，而閘夫為隸兵之類是也。民自十五至六十，無歲無役，出六十與篤疾不能應役者，俾納米一石，方獲免。世謂南人困于糧，北人困于役，其果然哉。

清江敖英車谷贅言 士大夫處官之廉，猶處子

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我于庶士也，絕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恒自矜曰：我之織紵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次，則人將鄙之矣。

天池馮時可雨 雜錄 春秋鄉大夫之接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志，皆取風雅頌之辭，蓋所以重先民明退讓宗道德畧辭采末世之詩，不以明志于何可稱，至乃酒食徵召，刻燭分韻，流連光景，而古時雅會之風不可復覩矣。江左以來，又有酒令

莊士恥之，酒以令行，豈合歡之旨？詩以韻分，豈感物之義？

楚聲香渺，秦聲雄高，漢因之而為樂府，其曲大精。然視二南之風化，固已茂矣。建安風骨道上，而深渾不足，應徐輩之公讌，諸作靡至之源，開矣。陳思洛神之賦，淫艷之濫觴矣。知風之自微矣哉。

萬曆丁丑科兩楊起元，一崑善人，一臨汾人，兩陳王道，一崑山人，一吳江人，壬辰科兩馬從龍，一新蔡籍洛陽人，官至通政使，一安邱人，官至南大理丞。

震澤長語 唐六部尚書皆屬尚書令左右僕射
尚書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擬周之六卿過矣唐
以供射侍中尚書令為丞相然皆秦漢之所輕魏
晉以來反為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
勳有階有官有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
叙勞勳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
者亦有勳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凡階高官
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同則無行守
字今制惟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勳階至隨之無復
叙勞叙功之意顏魯公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即

監門將軍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廢即有高卑會
燕合依次序然則唐之勳官惟以定廢而已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
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厘本務給
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
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之別有官有職
有差遣以登臺閣楚從為顯官不以官之遲速為
榮清以差遣要劇為貴途不以勳階至邑為軒重
名之不正未有如宋者也至元豐間始以唐六典
定官制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為簡要

有體然其名猶嚴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衢州志葉東敬

敘

按律士為經生時無暇讀律釋

褐後一旦而親民事方且手足拮据之不暇而暇問律乎萬不得已于忙迫之中先拈戶刑二律戶

律七綱九十四目刑律十一綱一百七十一目共二百六十五條目錄三條徐為想玩九十日可完自此六律如迎刃矣名例一律乃讀律之凡例此例既明便于看律其目僅四十七條須更用十五日工夫可也又弘治十年奏定律例萬曆十三年奏定律例并新續題合之凡得六百零九條開列凌遲斬絞邊遠永遠附近為民以類相從易于查考他如六賊分推須知掌訣愚嘗以四句括之曰監守寅復寅嘗枉丑更丑竊不子中子坐賊申至酉用此四句指上回旋定五十二等之罪中間加

等若監守以二五加常枉以五加竊不以十加坐
贓笞杖以十加徒罪以百加從前歌法可屏而棄
也其餘難記者能自作歌尤為明快躬親吏
道無多清慎為要贊助清慎只有勤字勤無他策
只在躬親近日弗躬弗親之弊凡有數事一曰開
寫畧節每聞挂牌審事先令承行將兩造之詞撮
要開單名為畧節彼或沒其重而顯其輕是明授
吏胥以太阿之柄而開兩造賄賂之門也身坐堂
上清心明目自可詳覽何以節為此其當躬親者
一也二曰紅籤標識每聞審錄文卷積至大冊

以寸計紙以百計勢難盡閱遂令吏書截紅紙為
籤條從旁粘綴間有緊關要領彼或隱瞞是網漏
吞舟之魚而權歸舞文之猾也專心諦視日可十
冊親筆批注何以籤為此其當躬親者二也至于
訟自宜決而無輕批發勘宜親往而無輕委視諸
事不可悉數總之躬親則得不躬親則失一勤一
惰之間一治一亂之關也昔韓魏公刪五房條例
綱目類次每用例時必躬自閱杜正獻公命銓曹
具格式科條敕諸吏無得升堂二公芳規足為明
鑒委用事必躬親權無旁落至其餘雜之中

米鹽猥瑣使事躬而親之如靖郭君說齊君躬
校計籍倦勤假寐左右競偷刀削其券則勵精之
過反成惰窳操切之極終歸倒持所謂強弩之末
不可以穿魯縞者也設官之法先立正官次及佐
貳首領正謂總覽不可分其權勞賞不可佐其用
若使事無鉅細都歸掌握擢髮數米日亦不給矣
但委任之中要有駕馭之法優禮之內默具節制
之防察其詐誠別其工拙試以一事便見其長至
如踏勘一節尤當加意事關重大則須親行過者
郡伯瞿公駟車數十里躬勘基地斷決乃得其平

若事機旁午地里遼遠則命兩造列為畫圖亦可
不下堂階而治間有口中難信紙上莫憑萬不得
已然後委官勘之仍嚴為督責毋使恣情俟勘後
還報兩情未服于不意中條行親勘當使受委之
官心驚股栗委用之法端在于斯 衙孽 主雖
聰明直兩耳兩目耳彼以象耳目環視側聽以熒
惑我一人其將何以勝之所恃者有四大在一曰
清二曰平三曰嚴四曰密夫士為秀才時便以天
下為己任豈一登仕籍遂尔忘之而屈以家為
念乎無奈藿食之時家不必素封一當脂膏之地

而欲心易起則空小之徒乘間而入之耳故清為
第一大欲平其民先平其政欲平其政先平其心
其心直而不枉則平怒而不苟則平公而不私則
平以平之心行平之政何必炫耀竒節表章風力
以為名高惟以實心實事為吾民造福操此一平
而諸不平之詭計無所用矣故平為二大待小民
以寬為主待衙門內人以嚴為主所謂嚴者不必
夏楚之物要在存為上之體不至戲狎故韓昭侯
謂明主愛一至一笑而薛文清謂吏卒于公事外
不可別與交一言故嚴為三大事機旁午要在無

漏救漏之法宜莫如密之為道以密記為主立
一小冊或篋之或袖之過事必書聞言必書公移
一到必書牌票一出必書吏胥稟事必書掣籤差
役必書審鞫兩造必書每書多不過十數字少則
記名記事三五字足矣有此日曆在手萬事不忘
隨處取觀大有提醒忙中或有遲悞一見立為舉
行與其查掛號之簿籍必問吏胥孰若掣自寫之
筆牋秋毫無漏此為四大四大當前群小懾服銷
除衙孽之法當不出此差解錢糧交納勢必
取之民間錢糧起解又且差及大戶甚矣差解之

難也甚矣。大戶之苦也。領出庫銀則有傾銷之費。解糧就道則有水脚之費。投納公門則有常例之費。苟非廉吏誰肯給之。至貼歸于無何有之鄉。而水脚出于大戶之自辦矣。錢糧之傾錠本係全數也。一兩之餘誰敢詰之。元寶傾于大戶之手。而千兩內有二十兩之增添矣。批迴之赴銷本難刻期也。違限一日即罰穀數十石。大戶方至還銀之願而罰穀又添扼腕之悲矣。是皆貪取民解故弊至此。若使官解則水脚之手貼幫必不敢以至匿發銀以傾錠。必不敢以扣除而批迴之遲銷亦難于罰。

穀故用官解者仁民之大政也。既用官解即當用官傾。如以官自傾銷不便則莫若使庫吏傾銷。庫吏自兌自銷其銀數必足。決不至如里長賠累之苦。故用庫吏者傾銷之妙法也。大都五十兩扣除一兩在官。賢者斷不肯為。即不肖者亦欲為而不敢。病在庫吏窺本官不肖之意。從臾成之。或其官賢明不肯扣除。則用胥篋探囊之巧計。當解銀未全之際請官允結。官令解戶當堂兌過。其數原足。硃筆標封。官謂無恙矣。仍令貯庫候兌。足全給然後庫吏從容將有硃封拆開。就內除去一兩。仍

照原封不動及發與解戶吏云官照例除去解戶
不敢問也只得剗肉賠償官孰知之夫厚利歸于
吏而惡名歸于官此又不獨解戶之恨即官亦當
恨之矣為今計欲仁及大戶則莫如官解用官解
則莫如庫吏傾銷在官可以全名節在民可以保
身家上下公私兩利之法也近日差解立法曰令
里長自收自兌自傾自解愚請易之曰民收官兌
吏傾官解此非愚敢創為此論也賦役全書有曰
府屬一應解司錢糧俱照條議差官歛解永為違
守此乃今日鐵板公案

舖行

古之斗斛秤尺

定于天今之斗斛秤尺定于人、之意何所不至
以意定斛斗秤尺而長短輕重紛然淆亂矣是故
古者聖王取而定之于天、有自然斗斛秤尺而
人不知白地中之氣而知之地氣自十一月冬至
夜半子時一陽氣動先期截定竹管徑三寸有奇
空開九分長九寸為黃鐘之管以葭莖灰實其管
端一陽氣至而管端灰飛則真黃鐘之管矣然後
自大呂以下十一律皆依黃鐘九尺之法以次減
短而音樂從此定矣由是以黃鐘審量則九寸管
中容上党秬至一千二百以為合十合

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此斗斛之所由定也。以黃鐘平衡，則九寸管中之龠，所受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衡秤之所由定也。以黃鐘審度，則九十分黃鐘之長， \bigcirc 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此丈尺之所由定也。斗斛秤尺，皆定于黃鐘，故曰黃鐘為萬事根本。尚書記虞舜同律度量衡，重黃鐘也。重黃鐘，所以尊天也。邇者在市，在鄉，斗斛每石多或重百數十斤，少或九十五斤，或八十斤，秤多或二十四兩，或二

十兩，少或十五兩，十四兩，又長或一尺二寸，短或八寸，其輕重長短，各處不齊。此非太平之象也。謂之太平，則必萬法皆平。今之斗斛秤尺，如此法已亂矣。茲欲候氣冬至，而取法于黃鐘，則誠難之。但著為令，使秤定為十六兩，石數難依古四鈞之法，定為百斤，丈尺難依古六寸八分之式，定以十寸為尺。令在市在鄉，較若畫一，庶乃得其平乎。猶有說焉。總一市價也，而有官價，有時價，已非所以為名矣。至于給價之時，吏或虛其銖兩，而差役赴市，其弊猶多。大都弊在取贏于鋪行，而故以濫惡者

進用八厘等八色銀稱而出用二十四兩秤稱而
入外則使負版之夫空板而歸內則肉食之尊投
箸而起此其事最細而敢當究心者也保甲
欲行保甲須重保長不必另板也保長昨歲見年
里長即為今年總甲令總甲擇立小甲二十人報
名在官因以小甲二十人分為五班一班四人晝
則計察夜則巡邏有刈菜蔬盜瓜果烹雞犬敗田
苗事至微細者動輒報官嫌于紛雜或許量罰牛
斗以酬小甲工食之資大則報官以法律治而又
須用一二至跡人為小甲之手助夫外來盜夥小

甲不能知而警跡人知之總小甲與至跡人約曰
地方有盜罪在于汝招盜而來則來擒汝送官
汝拒盜而去或通報小甲使密擒之則亦惟汝之
功于是警跡人不敢容其私則小甲得以効其力
小甲得以効其力則總甲不至虛其任總甲不至
虛其任則官府得以觀其成得斯東也保甲之法
可以行矣行之可以久矣
戊字庫收掌託衫胡椒蓋至衫易蛀與胡椒同收
則不蛀聖祖格物至矣
正統三年十一月丙戌民有收義女為妾者法司

論姦大理寺評事王亮奏請行勘原買與媒合人
果係義女罪之如律若通房使女收為妾而立約
明白兩相願者不治罪不雖異從之遂者為令
凡僉充吏役例于農民身家無過年三十以下能
書者選用但曾經各衙門主寫文案攢造文冊及
充隸兵與市民並不許濫充
到任須知各房吏典不許挪移管事違者等斬
徵收卷內云景泰七年定浙江紹興等八府重則
官糧各存留本府縣上納如仍不敷于人戶冊江
田糧及中則官田重則民田內撥補

徵收項下又云隆慶五年議准杭州府仁錢二縣
官民田地山蕩間架稅權均為五則寧波府三則
處州府一則湖州府照依原定四則至于大造黃
冊當從舊存實以備稽察惟各府實徵冊內照議
派徵

戶部浙江等司多帶管在京各衛分福建司帶管
北直各府衛山東司帶管鹽課衙門陝西司帶管
在京各衙門俸糧四川司帶管南直各府衛廣西
司帶管京城各倉場雲南司帶管臨清等倉貴州
司帶管各門稅課及鈔關

會典官員禮卷內云 役使奴婢公侯之家不過
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
過八人

公侯駙馬伯祿米洪武初皆給官田令量其原定
官糧私租之數依主田分數收租二十五年令公
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與駙馬儀
賓祿米俱全支本色永樂二年令公侯駙馬伯祿
米照文武官吏米鈔兼支

王忠文作家太史傳言公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
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蛟頭耀之字可讀劉文成公送

公子仲珩序云先生晨起載星入國史館握筆寫
細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走承召命暮歸作
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門人鄭楷作公行狀云先
生夜燃燈于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
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

紂得西伯美女文馬之獻乃赦西伯謂西伯者
崇侯虎也項羽與漢高帝為鴻門之會曰此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藉何以至此

王秋澗集忽治中名字字說君姓忽氏蓋父字也世
為唐瀚海軍都護府人何大復集送忽生還關

中揚斛山集有贈忽百行

漂陽縣志序 鄭紀 周禮大司徒掌天下土物
之圖以周知廣輸之數大司空以土會之法和邦
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皆以地之嫩
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是與地之圖其
來尚矣故漢高祖入關破秦諸將皆爭取金帛財
物之府分之蕭何先入丞相府收其圖書以此沛
公得具知天下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勢而還
定三秦宋程伯淳為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為保伍
使其患難相救而奸偽無所容邑幾萬家三年間

無盜賊爭鬪之事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
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事誠有之必某村某
人也果然蕭何圖籍大司徒之廣輸也伯淳教法
大司徒之土會也

陸康授吳縣志序 臣宇之有志也自空威昉也
其析之而一方也自山謙之之南徐沈懷文之南
越昉也其又析之而郡縣靡不志也自明興昉也

牛若麟序 竊考劉子立述書有十品而郡書

地書理居其二後世郡邑之志兼而有之其叙土
守山川洎物產風化住、摸擬浙中斟酌三秦是

地理書體也。至于英雲所針人倫所尚會稽孟部
而後弘獎不之。又郡書體也。郡書詳于人地理書
詳于地。

李維楨陽曲志序。劉子玄論史之流別有十曰
偏記曰小錄曰逸事曰瑣言曰郡書曰家史曰別
傳曰雜記曰地里書曰都邑簿。然其可採者殊鮮。
而今之為郡邑志者。于其體或得千半。至于都會
之邑。有王國及諸臺藩臬大吏治所。則十體無所
不具。非有良史才。孰能任之。
蒲葵即今之棕櫚。

徐悝贈內妻劉氏答外。則稱夫為外矣。

事文類聚。岳丈乃樂丈之誤。晉樂廣。衛玠妻父也。
故人稱為樂丈。

武后聖曆元年。敕選人簡日曆。不獲。若在曹有官
甲前後相銜可明者。亦聽為叙。今稱官銜是也。
語林。近代選曹補授。先其舊臣。于前次書擬官于
後。前後相銜。故曰官銜。

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紀帛者。謂之
為紙。紀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盧
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

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宋紹聖初三省立格。中制科及進士甲第。禮部奏
名在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從太學上舍得
第。皆不待試。餘召試兩經大義。各道合格。則授教
官。元符中增試三經。

北京十刹海。初作者三藏師。陝人也。幼事徧融
大師。終身一衲。終身未嘗空多立。少坐危坐。即其
休臥時。主十刹海二十年。終未飯。常住一顆。日出
乞食歸。立鐘板側。紳衿敬問師。直突語如村師訓。
教材童不少迴避。一宦春禮作問師。喝曰。女子天

朝貴人念佛家中也得。何但出見僧人。那畔無家
法在者。畔無佛法在。將曰林施去。

劉侗于少保論曰。人臣以功名為富貴。資常事而
作為非常。社稷之臣以不變處變。

鄒南阜先生曰。世人相見。訴窮便是貪。欲影幌這
窮字。析送多少豪供。試看先車赫者。大段窮人。
如何他便耐得。別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

嘉魚李康志自稱其生平歷官勲階。雖至大司馬。
未有如初六年作之。最得意者。

東流志。漢世重守令之至。嘉循良。隆任居官。

者至長子孫而後世或以官為姓氏者其有功者不
過增秩賜金朝建公卿任缺即不次超補自黃雲
以穎川守入為三公車茂以密令封侯而勸者愈
衆故清之良吏史不絕書而視後世為最盛乃若
縣令之義則多以即官出補非十年二十年出入
省間小心無過者不與其選次則公卿掾史丞簿
之賢者始獲除擢唐制京官清要者再考拜令宋
職官雖至吏部若守令必出內除亦可謂知重其
任矣我國家稽古建官京朝職制多倣周典而
郡縣之官仍循守令成法兩京義輔內地外逮

十三藩司表山絕川分疆畫土建設府州縣犬牙
盤錯大小相維大約府治有餘州縣治以千數燦
然星羅于海內矣建官自守令以下百職咸備除
直隸兩京外一統于布政司而以按察司巡按御
史監之其考第功能久任循良皆如漢法過緣不
轉之弊起吏始不安其民始不安其吏上下相
視僅如郵傳過客而吏治有稍墮
齊河志周有縣正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周
衰齊晉曰大夫魯衛曰宰楚曰公尹曰此縣建官
之始秦孝公縣置令丞

常毅文獻志 段然湖廣江夏人為知縣任陽西
北戾賦尤甚父兄弟累世積習以此為豪官
司莫可誰何公乃叔立公租法俟秋成收割俾里
正循行分收期充賦額而止自是豪猾者無所容
其奸
故事廣文之選多出歲貢之途其由鄉舉得者或
以乙榜或以乞恩其銜稱署司教某值秋闈則聘
主省試萬曆乙酉後主省試者多用京朝官而廣
文稍絀馬然司教之三年仍得應南宮試取第不
第則序遷郡邑長或佐六館師迄今無改

國初舉人多除典史典史亦入流例得會試如會
萬以典史狀元及第是也常熟黃鉞亦以宜章縣
典史登第

嘉靖丁酉江汝璧歐陽□為應天考官進呈試錄
以批語失填名而策中對語多誠訛考官以下俱
建治中式舉人俱不許會試萬曆癸卯蘇州知府
周一梧考常熟童生樸一生員遂群鼓譟而入幾
啟知府事聞有旨停錄常熟科舉而載元咸以府
學中式

琴州志 古制五鄙為縣此遂縣也四甸為縣此

州縣也。王畿十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此畿縣也。時縣大而郡小。至春秋楚莊王滅陳，遂縣陳，則縣為尤大。戰國相侵，大國分置郡邑，縣鄙。秦分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而縣始統于郡矣。是制一定，迄今行之。縣接江陰，東西相距僅百三十五里，南北六十三里，而城若何其多耶。按唐廣南北盜賊群起，詔諸道州縣于墜落許立城堡，集民兵自衛。城多或恐以此。

郡縣分而鄉校廢，宰百里而興學者，載于歷代之史，不過數十人。宋均在石陽，禁絕淫祠，修立學舍。

仇覽在蒲亭，子弟群居，遣就黌舍。劉梁在新城，朝夕勸戒，大作誦言。范甯在餘杭，興學養士，捐俸助給。馮伉在醴泉，諭發蒙師，訓迪學子。過在餘姚，首崇學校，勸生徒。義安在吉安，清歌之絃管，行釋義禮。景毅在高陵，修文立學，禮遜化民。

市有候館，周制也。漢十里有亭，唐三十里有驛，皆所以為往來次舍廬宿也。賈兢為鄆令，增修郵舍。張希顏為萍鄉令，完葺馳傳，史類稱之。

遠于城而民聚焉者，古曰聚名鎮，自唐始。今兼名市。

琴州志 縣掌游徼兵古制也晉志縣令統賦曹掾史兵曹都亭皆主縣兵宋制縣有戍兵則兼都監次兼都押後復兼軍政之誠而營塞則各有其地馬馬縣令古子男也齊晉曰大夫魯曰宰楚曰尹秦曰令漢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晉洎隋皆然唐始專名曰縣令其官屬漢則有丞尉名為長史置諸曹掾晉置主簿錄事記室功曹之官而無丞尉梁隋以來復置丞尉設曹佐唐有丞尉錄事主簿司功司倉等官皆分掌一縣之治

宋朝縣各置令縣大各有兵馬者以京朝官或三

班知縣事咸平中詔令兼兵者陞朝為都監餘為監押慶歷以後始用文臣以知縣兼兵事崇寧二年行三舍法諸縣令佐簿尉並帶主管學事宣和三年罷紹興十三年復帶淳熙三年不入銜縣令平賦課上郡國漢制也晉縣屬有金倉掾隋縣屬有金都曹皆主縣賦至唐以催科為上最而縣賦始重迄今大略如之

自紹興李侍郎椿年行經界民無隱田田無詭戶而官民兩利馬既閱百年龐亂紛如州縣之有志力者類欲釐而正之未能盡如所欲也端平間令

王燾慨然以身任其事甫及期年了量竣訖于是
版籍詳而賦役平矣然去今未久也而詭挾空易
類多有之大抵為規避科役計違禁破約一切不
暇惜昔之告戒範防幾于蕩然而賦役之至端浸
如故也故今序版賦之源委一以端平為據庶幾
欲救至而反本者尚于此有考焉
國朝鄉役人自熙寧行保甲罷耆戶長壯丁而法
始變自元祐復耆戶長壯丁猶以保甲而法大變
自紹聖而後以耆戶長壯丁錢盡歸公上而法盡
變民避役如避寇舉世盡然是邑獨甚端平既正

經界乃汲汲茲事謂按籍選差終不能無弊于是
因數都義役之舊一以乾道詔書從事排年任役
率由供費條畫列之規約宸旨丁寧一一其載之
所以計慮久遠者亦悉矣曾未二十年更革幾無
復遺而受害者大抵如故

此正賦也近年于正賦外以苗為率復科納和糖
馬蓋是中私糴自嘉定置百萬倉始其初一惟坐
倉招徠而歲莫不以辦足告其後浸有科抑之令
極于紹定又極于嘉熙而人戶緣此凋弊者十幾
六七矣淳祐宸旨特免科抑于是吳民始復有生

意未幾乃踵行之至于今則戶有定數價無甚虧
措畫頗亦甚善然執為成例按為常行歲々如之
其間病弊固未易以歷數也

城隍廟

古者諸侯既立社稷又為五祀曰司命

中雷

國門國行五庸是也鄭氏謂國門為城門今

之城隍也然州縣之所祀如吳之春申及永嘉之

周苛天台之屈坦興國之姚婚亦不一槩焉

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名

黨字仲翁漢紀壺關三老令狐茂此三人名足補

班書之闕

二即神相傳隋趙昱守嘉州斬蛟有功立廟灌江
口祀之宋封清源妙道真君元史文宗紀至順元
年正月加封秦蜀郡太守李永為平德廣裕英惠
王其子二即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二說不
同



孫志齋集 大司農張晉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

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為盜也順
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
則子不知其為父欲釋勿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
能決晉奪筆曰殺賊可恕不孝難容子有餘財而

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
 孔子接浙而行北人未必全喫參也內則五日則
 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湯請曰足垢燂
 湯請洗未必全不洗脚也詩經乃生女子載寢之
 沐未必全睡炕也豫讓塗廁貫高壁入廁中未必
 全放野也十月始樂向堽戶未必無北窓也
 踰年猶不改元者代宗即位之明年尚稱寶應二
 年至二月壬子始改元廣德
 降戶即反讀如杭龔居容及鞏居勇反當以英音
 為立

戒菴漫筆

王浚川廷相曰周清溪之子曰環溪

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設禪盡壞其家學
 啟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
 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權貴也其
 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于世類如此
 王徽傳其先出于梁魏魏為秦滅始皇徒開東豪
 傑寔開中魏諸公子徒于雲陵以其故王族遂為
 王氏仲尼弟子傳曰俗傳易王同同傳楊何
 程頤受學于周敦頤不避師名董仲舒弟子呂步
 舒王茂弘曾孫名弘

宋史劉豫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此發邱中郎將之遺毒也

章執誼謂杜黃雲曰**文**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

禁中事此謂其婦翁為**文**人也

元微之詩旗亭紅粉泥佛廟青鴛瓦以旗亭而紅

粉泥此今日所無也宋以前凡官舍皆施朱今

則學宮之外無施朱者

碣石業設凡碑記題名于廟宇中嘉靖年間初

尚古風文雖不足觀而**實**則有足重如生員或儒

士**某**撰或吏或民書而不假官銜及代筆者**質**猶

存也今則以官為重百無一二矣鎮內乃有虛名

之記虛文之碑可為歎息忠義廟碑嘉靖丙申

修撰者應峻撰各路有之文同今太平碑尚存巡

按**金**燦與同郡且座主命各路以幣請文而且謝

蓋千金以此名耳文不言某何以死通言是廟隸

某寨為某帥立以祀官軍某等空其名今填之如

太平路碑填是寨為參將周地所守之廟祀官軍

周明而下不知明某年何以死地乃時師非死者

有路竟不填不知何以立蓋公則名報忠義私則

寔報恩義也題名碑記今各路有之文雖不同意

無甚異

本草綱目序例 陶隱居名至別錄合藥分割法
則 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十黍以為一
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子一兩為一斤雖有
子穀秬黍之制然成均之道久依此用之 李杲
曰六銖為一分即二錢半也二十四銖為一兩古
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時
珍曰至初吐絲為忽十忽曰絲十絲曰毛四毛曰
紫十厘曰分四紫曰字二分半也十紫曰銖四分
也四字曰錢十分也六銖曰一分去聲二錢半也

此鈔手過難寫者
難去必字也極
可異

四分曰兩二十四銖也八兩曰鎰二鎰曰斤二十
四兩曰鎰一斤半也准官秤十二兩三十斤曰鈞
四鈞曰石一百二十斤也 藥以升合分者謂藥
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秤則以升秤之十撮為一
勺十勺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升方作上徑一寸下
徑六分深八分 時珍曰古之一升即今之二合
半也量之所起為圭四圭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五斗曰斛二斛為石
太清中百清八貢見城間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
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晉書佛圖澄傳燒安息香呪願數百安息香始見
陳敏傳以敏為合肥度支度支字始見
貼黃字金史賈孟謙傳始見

北齊孝昭崩魏收議謚為恭烈皇帝裴澤正色抗
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
行

成化以前士夫君子尚品養廉農工商賈安分守
業風俗淳厚治化可稱近年以來人各異志所習
者無非悖理亂常所為者靡不欺上罔法且如父
子兄弟天倫之至重今有人馬父子各義情如路

人兄弟相殘讎如寇敵習以為常恬不為怪此其
一也有等凶惡無藉或負欠官糧租稅或輸該里
胥均徭或與人爭占田地度理有虧即以家產隨
身投獻在誠勢要宦家子是糧里不敢問其村居
業主不能收其租稅爭者吞聲莫敢誰何又假虎
威在鄉百端擾害見其得計人各做做投誠爭先
豪惡日蕃良善日困此其二也又有狂妄無知號
稱太保師人一見人家灾病軒占降神判決福禍
或松檟神供俚奉在家令其日宰猪羊牲口祭塞
求安多致破家蕩產此其三也亦有赤身光棍不

事農業專以賭博為生，哄誘良家子弟，詐其財物，壞其心術，致令屋先喪家，此其四也。及有輕浮浪子，或因賭博而去財，或以耽酒而失業，遂糾四遠之命，與販私鹽作非為盜，此其五也。抑有富家叔養俊俏僮僕，教習吹打響器，搬演雜劇，平居則自奉享樂，出入則在船沿途吹打，唬嚇鄉民，遇有婚喪之家，令去吹打撒演，索其財物，費其酒食，于分為僭，于法有違，此其六也。

洪武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曾魯：「今何官職對以禮部主事？」曰：「超遷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

字犯父諱，辭不就。朝請下階，吏部以法有定制，不之許。

新唐書：漢中王樂傳，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云。

戴罪立功，光朝常有此例。弘光時，以王永吉戴重罪，總督從無此例。

國家曆數之事，不知何來，相傳一順字，至今不得其解，或以為成祖改北平為順天府，英宗改元天順，並足當之矣。而愚夫因此輒生節支寧王

本朝入國以元順治
其六應國徵耶

宸濠改元順德段銀改大順平定奢其崇明改元
順義李自成國號大順今謂代漢者當塗高君豈
其人耶

范蠡附越世家王陵附陳丞相世家召平附蕭相
國世家翟公附汲黯鄭莊傳周昌趙克附張丞相
世家鄧公附義傳壺遂附韓安國傳連類相及者
鄒陽傳附公孫獲事

五雜俎今天下祠宇香火之盛佛莫過於觀音大
士仙莫過于呂公純陽神莫過于關公雲長大士
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為多亦有白衣觀

音經曰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
知其起何時也按遼志有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
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敢犯
則其奉祀從來久矣呂公雲異種人而世之乩仙
亦往往托之此蓋游鬼所憑非純陽也關公唐以
前未有之開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
若今之關公云迨宋以鹽池一事開公遂著成靈
而朱虛之祀廢矣然其事亦有不可解者張道陵
于漢季為黃巾妖賊關公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
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其偽耶則當顯錢之使其

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于關公也

鶴林玉露載劉潛夫詩曰但聞高士騰空去不見
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同官志秦始皇時有孟姜女者楚地澧人范郎妻
也歸三日范郎赴長城之役姜女恒登臺望歸今
澧州有望夫石其遺跡也望久不歸則製為寒衣
躬往送至城所范郎已死埋于城下女乃繞城而
哭城為之崩所雲霧之中范郎見其像馬女即
其處而求骸多不可辨識乃嚙指出血滴骸知其
為夫遂負之以歸女至宜其山同官不登山渴甚

痛哭地湧出泉今其地名曰哭泉其遺跡也時追
騎將及忽山峰轉遺遮路若前無迳然追者乃撥
馬而返女于是南至同官筋力已竭不能返乃
負骸置之西巖石龕之下坐于其傍瞑而逝其
官人重其節義乃即其遺骸塑雙像而祠之然莫
詳所出

枯樹賦代吳果時移是世字熊彪顧眇是虎字白虎
通世子作代子蓋唐人所改通典有諸侯代子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
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

王著但知筆法而不通古今不足論矣史言呂文仲以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史宿侍書學葛端亦直禁中太宗暇日每從容問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端以字學則閣帖之刻諸臣亦不一寓目耶

內邱志婚娶論財奚虜之道舊時納聘以米麥猪羊花紅布帛相競富者或三車五車至者一車或數袋甚至一酒一肉皆不失荆布之意萬曆初始易以錢鄉鄰誚為買賣親家後又易以銀相沿久不復言粟矣浸假而貧家嫁女不問禮但求綾錦

珠玉傾產代奩不旋踵而蕩然寧復知婚姻為何事此其俗更在奚虜下無怪乎兵戈屠操而餓殍枕藉庚辛之間婦女不如狗知矣

古者祭以繼養孝子之事也親友助祭助祭者獻爵捧帛奔走職事隨班同哭而已即或情不容已別有雞黍之獻可也近乃羊豕煮爍列桌數十過于享天子享元侯死者敢蒙凡受之耶至于服有隆殺古者人各自製今乃孝子代親姻而製服親姻代孝子以奠享皆與古反甚至有索祭索服之公折銀折錢恬不知怪于死者毫無干涉良可太

息。古者家祭五祀，戶至中竈，門行，今乃三教幽明諸神，脩古者鄉祭社稷，今乃四方水陸諸神，脩諂甚僭甚，無知妄作此其極。

鳳陽志以三年一泠，文宴武場之費，每至比歲，民攢眉相向，謂之三年一剥皮。

夏津志朱裡作薛侯善政，記曰嘗讀兩漢書，至循吏傳，未嘗不為之長太息也。方馬遷之作史記，非

不知循吏為可書而勸後也。彼以文景之時，吏皆循良，書之則不勝書，故雖河南之吳公，治行為天

下第一，而猶不列于循吏，非其有所遺也。至班固

之傳循吏，蓋以武帝時多酷吏，而范曄時亦贊夫循

良，豈非以明帝以後多酷吏與？然而西漢循吏僅

五、六人，未聞生而有立石頌其德者。至邑之傳循吏

凡十有三，稱民為樹碑者唯二人，馬爾馬，今侯何以

得此于時哉？今人有書駿子之稱，左傳魯人之年使我高蹈，唯

其儒者以為二國憂。莊子亡羊云

漢人字曼倩者三，東方朔、雋不疑、于定國。

在傳楚公子國聘于鄭，伍舉知其有脩也，請垂義

而入，國語齊桓公之霸，諸侯之使，垂知而入，捆

載而歸解橐囊也似是橐字

東海獫為並有武陽泰山有南武陽東郡有東武
陽九江東海並有曲陽常山有上曲陽鉅鹿有
下曲陽河東有平陽泰山有東平陽山陽有平南
平陽涿郡有安平遼東有西安平遼西有新安
平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東武城五原有安陽
代郡有東安陽江夏有鄂南陽有西鄂代郡
有平舒渤海有東平舒尚有東平國東平陸田濟
南郡東平陵常山郡兩行唐河東郡北屈東
海郡有兩平曲可疑

洪武二年禮官奏考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
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紀雲城隍
記謂祀典無城隍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太
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
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北齊慕容供鎮郢城
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又蕪湖城隍建于吳
赤為二年高齊慕容供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
于史又不獨唐而已
千金方曰服玉泉法去三尺堅齒髮除病其玉泉
者舌下兩脈津液是也每旦起坐冥目絕慮叩齒

二七通經久自然如流水清：下坎澗之聲如此
則百脈和暢故黃庭經云玉池精水淮雲根又曰
漱咽雲液災不干
說文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
行二十俱立于巳為夫婦衣妊于巳：為子十月
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
始申也

人之平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
之然人之病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
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于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

于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

^豐曾縣志至正末豐洪水方割群盜縱橫時元政不
綱朝廷將命出師率與盜和百姓嗷：惟鎖城隍
于烈日中以救望袁遵道詩云盜積民財歸帥府
官疑神罪鎖城隍

代至吾明而無州縣不設學無州縣不立書院然
且立學愈多而真儒愈少

陸贄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韋溫以
水旱請文宗不受尊號南唐元宗不受尊號
皇甫鏞諛崔群于憲宗曰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

門戶有二，韓非子亡微篇，不以象言參驗，用以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

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即位，恭宗宮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先朝李選侍是也。

如得一破房，不能改造，用木支用絕綴以冀大風之不作而已。

文字中稱都司為都閫，按閫字出處，本于司馬法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是必連用閫外二字。方子將軍為貼單用閫字，殊不成語。稱知府為使官，在唐宋時則可，蓋皆京朝官出知

府事，今之知府自是外官，恐不可稱使官。君漢曰：王訢傳稱繡衣御史暴勝之為使君，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

史記石奮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奔為萬石君。後漢書馮勤傳，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馬此則一萬八千石矣。循吏傳，秦彭六世祖體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

號曰萬石秦氏

湯若望新法曆引 三餘舊加紫氣名為四餘亦謂之四隱曜然詳求天行實無紫氣且純無當于推步之術故西法棄而不錄第取三餘一羅喉一計都一月孛羅喉即白道之正交計都即中交也月道自南遡北以交于黃道之一點此點有本行每日左旋三分有奇而羅喉正對之點即為計都蓋兩規斜絡其兩交之二點必正相對也月孛是月所行固極高極遠之點謂月離至此是其行極遲其體見極小蓋孛云者指其交轉兩行相悖之

義故其平行右旋每日七分有奇是三點者土木大諸星本國亦有之名義皆同第其各行不同耳古曆悉所未諳悉置不惟不錄新法用笑五星之緯故于本曆各詳其名數云獨惜日者之流以羅計月孛等名皆指為星謂其所紀度宿各有吉凶用以推人祿命不知周天諸道諸點皆人所設以便揆算真行度耳並非實物何與吉凶至紫氣一曜或謂生于閏餘或謂土木相會或謂古人以是紀直年宿故二十八年而一周天都無義理可考故月離曆指詳論其必無是曜也

北海云古器夏花紋麤商俱素周花紋細而近巧
古器用三金非銅也銅乃一金也水銀古第一
青次綠次之紅斯下矣

宋時諸郡有慈幼局貧家子不能育者許抱至局
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養之他人家或無子
女來取于局歲祿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
子女

石林燕語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
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于秘
閣世傳為閣帖是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

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為絳本度曆間劉丞相沅
知潭州令僧希白摹刻于州解為潭本元祐間徐
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今所傳閣帖大抵皆
木板也

續世說古者未有紙劄竹木以書姓名謂之刺後
以紙書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加禮加具
衙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賈逵傳帝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注謂竹簡及紙也

永平
中

周司馬相如傳上合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

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外戚傳篋中有至藥二枚赫疏書應劭曰赫疏至薄

小紙也

孔融與張紘書李廣之氣循髮孟怒循髮事李陵非李廣也

唐王起敬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老年寒餘鐵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李鱸曰童年好學功一而得十無前習之累故也人之于學如鳥獸之于草木也蜂採裸其花羊食其葉鹿取其枝鳥啄其子豕齧其根

主人好省事僕役喜多事僕役太多更多事仕宦之家尤易生事惟多事則僕役亦勢宦假令一勢宦十人十勢宦百人則一處百勢宦矣况兄弟子姪皆勢宦行事僕役亦然氣酸薰人親友有受其其傲慢者甚則魚肉鄉里主人不知利歸于僕而怨欽忿于已何為乎故僕從不必太多太多不惟害人且衣食於我者夥矣若有不衣不食而為我僕彼者則益不可何也彼藉我以行其私也是我之彼彼者奔走之微勞彼之役我者此身之名節孰甚乎奈何彼人者而反為人役乎與原一甥

古銅皆不受鎔蓋金乃土之子火乃土之母火之
龍制金以其中舍水也入土久則水為土克盡金
正留母貽渣滓之物純乎土矣火豈針之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

宋倪思經鉏堂雜記 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
每食先澹吃三口一以知五穀之正味一以思衣
食之從來一以思農夫之積苦且先吃三口白飯
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知素亦自可了處貧之
道也

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婦人脚

凡事寬作程極有意味且如讀書工夫計工以兩
日者看作五日看則玩味有餘矣出入登途計程
以十日行作半月行則不至勞苦冒險矣
未多聞馬能默則默乃言之道也

會稽志 所謂旌表門閭者唐以來有聽事步欄

前列屏樹烏頭正門問閭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
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門之南三丈七尺

夾植槐柳十有五步五代多故不能如故事晉天

福中乃較度地之宜高其外門施綽楔左右築

臺高一丈二尺廣秋狹方正稱馬坊以白而赤其四

王名誤

角

孫作相說 相雖定于形神氣色之中見嘗在于
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二曰
常者人之所不見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嘗猶可
勉變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強通計以適
其情則孝咸之相壹邱子不能得其略若至于天
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裴行儉之議王楊盧
駱無以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禦
者倉卒應變之機于其不可逃以觀其愛憎取予
之常于其不可禦以窮其必發難忍之變一變一

常反覆相明而貧富貴賤壽夭之理得矣

蔡夢弼曰按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

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遂齋糧乘之而到天河

宗凜作荆楚歲時記乃傳會為張馬事馬前賢多龍

其謬公詩以奉使乘槎合為一蓋亦承用然也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河圖數也

河圖之數載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

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白故

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

紫升菴集九宮七色之說出子乾乾金度今大統

曆中每月列于下方謂之飛九宮

素問六微旨大論日行一周天氣始于一刻日行再周天氣始于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氣始于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氣始于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氣復始于一刻所謂一紀也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

張墉拆竹間針或言秦檜主和議萬世目為罪人惜弘光朝不得檜耳得一檜亦可舒近患幾徧安不知能戰然後能守可守然後可和金酋北來康

此考名書誤

王南竄流離航海時不和而和于韓岳諸將勝捷後宋廷君臣隨奸術也若曰舉朝無人求一劣如檜者亦不得則可果謂南宋百五十餘年檜延之大謬不然

劉夢得謫朗州接夜郎俗喜巫鬼每詞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儻停夢得謂屈原居沅湘作九歌楚人以之送迎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後世竹枝詞所繇方也楊廉夫寓西湖作竹枝詞九首和者百餘人大抵皆閨情艷語淫佚桑曼為吳歌之濫觴

圍碁漢製十七道。即鄴淳藝經曰：碁局縱橫十七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是也。唐製十八道，柳子厚記石碁局自然成紋，十有八道可奕，是也。今碁局各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豈伏羲減瑟文王足琴心巧者，方古增減耶？枯棋三百見博奕論，則漢世十七道可證。

馮道作長樂老叙為千古笑端，契丹進士宋琪事漢周及宋相兩朝，亦作天幸老。民叙實貞固顯唐莊宗朝，歷仕至宋。張昭事唐，歷仕至宋封公。王易簡舉梁進士，周太子少保，宋初加少保。五代之世。

何馮道之多也。琪昭易簡壽皆七十九，尤奇。

大明律定于洪武三十年，條例定于弘治十三年，重修于嘉靖二十一年，續增于嘉靖三十四年，刪併遵改于萬曆十三年。民之情偽既設，法之防範亦密，遵而行之，可弼教矣。惜後人恣意上下，使民手足莫措，豈定律意哉。讀親屬相為容隱之律，而知定律者之仁也。不第容隱勿坐，即漏洩其事，及通報消息，致罪人逃避，亦勿坐。不第親疎服屬勿坐，即奴僕雇工人亦勿坐。彼囚子以索父，刑弟以求兄，考奴婢以執長家者，悖矣。

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畫思相成也燕飲以
晷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此馬周諫畫婚
語可見古人因時制宜各具深義後天奉時違者
不祥莫大

二山名禮

西門豹投巫而河伯娶婦之俗革唐后二山歲取
公媿致妨嫁娶宋均下令自今為山娶者皆娶巫
家勿擾良民皆以不禁為禁者也然陳子亢之止
殉葬先此矣子亢兄死于衛妻與家大夫謀以殉
定而告子亢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子亢曰
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

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遂弗思
用二事聰明偶合乎抑本此也

李密為祖母陳情辭官後以不遷怨望劉殷孝子
也以二女奉劉總至太保李迥秀為母出忤婦晚
為張阿藏私夫房玄齡妻以夫病剔目後以妒聞
太宗脅以毒不懼

老聃至西戎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解下裳墨子見
荆王文錦吹笙

刑法輔倫常而立所以救仁禮之窮淫刑以逞非
聖人意也故律書前三列五服因凡犯盜服重則

罪愈輕犯姦服重則罪愈重

君公皆尊稱後人以為非尊行文啟齒易而稱臺
陋極矣陶淵明志孟長史墓曰淵明之親君之第
四女則長史其外大父也志中時舉其名絕不諱
避今世無論尊行即儕偶不敢徒舉其字氣靡言
諛文章所日卑

朱晦菴言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人為之此言極是
陶元亮飲酒躬耕油油一無所忤獨來帶見督郵
即日解綬賦歸去來何等性氣第歸去來辭自序
云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常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

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
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去
職非間督郵至縣八十餘日在官不及一稔者以
妹喪故不知立傳者何據云然使千載後皆咎督
郵而嗔郡遣

樊仲設饌至日中不得而十餘自起潘潛信其無
才范諷諭庖人造食指揮教戒數四臺吏薄其繁
碎

司馬子長言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不能施
于後世惟許子將郭林宗皇甫士安沈隱侯輩足

當之非近代登科冠進賢者謂也。我明洪武辛亥至崇禎癸未共七十科登甲榜者一萬一千餘輩立德立功立言名留百代如解大紳輩不過百餘人其他劣者貽羞蕊榜庸者委身糞壤自不能保烏能重人哉故穆叔曰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子亦曰爵之貴者未可謂青雲若夫庸青矜劣制義乞靈進賢又當別論。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貴顯震天下公主佗離擇配青遂尚馬楊宗果躬負土木為丁晉公起甲第及晉公罪放宗果以外戚貴朝廷即以此第

賜之方二人勞苦執役何曾夢想及此不數十年各為所有嗟乎萬事前定浮生空忙讀此可冷營求之妄念。

弱冠習舉子業時讀眉公管叔以殷畔文甚竊笑之文云追微子于亡虜詔以勤王何患乎同姓諸國出箕子于囚奴授之節鉞何畏乎尚父諸人夷齊響應不必採西山之薇頑民景從自動林京雒之象慷慨而談經濟滿紙不知武庚畔在成王時夷齊死箕子釋微子歸久矣何為鬼兵撩亂乎今人以口打賊者經濟大抵如此。

謝雲運每詩至都貴賤競寫左太冲劉孝綽邢子才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徐孝穆蘇味道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雞林贖白學士什值至百金蜀焚獲梅都官詩繡之法錦文章若此雲貴極矣何楊子雲寂寞玄亭陶元亮徘徊東籬杜少陵路躅浣花王昌齡零落窮障後雖並珍藝林共耀千古始不甚阨窮哉嗟乎文章無憑第隨作者之命為顯晦君苗筆研不焚何為

明代科舉法昉元者十九變者十之一二閱元史始悉之吾浙解額景泰七年始定為九十人至萬

曆四十三年增七人後或恩詔量增不等未有崇永樂十八年解額二百五人二十一年解額至一百八十九人者若宣正間解額止四十五人則太隘矣今人才實繁然俸濫不少甲午科浙西七八十輩皆以間節售竊恐科目從此廢矣太史試學童能記書九十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今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軌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不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唐之制也

凡口不言以意相示皆曰語李陵傳注今世所謂
眼語陳後生詩眼語送杯嬌含悲眼語懸相解梁
劉孝威寄婦詩窻踈眉語度紗輕眼笑來

泰定元年加封廣德路祠山神張真君曰普濟

今道書言是張巫子上帝命為梓潼帝君掌文昌

府事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一上

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命中六司祿

葛洪問中記雷次宗豫章古今記樂史坐知

天下記盧鴻嵩嶽記華山記衡山記林

譚閩中記盧求成都記章賴文州古今記

泰安州聖慈天慶宮有崇禎十七年三月左佩珙

碑文內云華夷順治州府新建察院于崇禎十

年六月知府陳鍾盛記文內引蘇子之言曰太上

不竭而得所欲不訴而去所惡懽欣交暢至順治

也拱極城立于崇禎年東門名曰順治西門

名曰威嚴寧遠臺前牌坊順治威嚴崇禎

五年陽城知縣楊鎮原建西北城樓名曰順治

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馬祖

嘗常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

蹶老死草豎者

呂蒙正傳罷相後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光朝不
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

魏王珪即位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冠 唐

德宗建中元年回紇頓莫賀自立為合骨出祿毗

伽可汗請為唐臣垂髮不翦以待詔命 北史匈

奴字文莫愧其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且以為首飾

長過數寸則裁短之 宋史宋琪言渤海首領夫

舍利高摸輸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社空為契丹

之飾 吳曦僭稱蜀王議行削髮左社之令是遼

金中髡髮也

淳化閣帖有晉武帝書又有東晉武帝書有梁武

帝書人有梁高帝書 庾元亮 晉謝莊 晉索

靖 紀瞻 太守山清

雲麓漫抄張辛使母歸奏司馬朴洪皓字文虛中

等十餘人已二奉使官吏並不髡頭換官

武后載初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

二字 字十九以獻十二字照為盟天為而地為壘日

為 月為 星為 君為 臣為 忠人為 年載為

至年為水正為山又有證為金聖為睡二字

元史四怯薛太祖功臣博尔忽博尔朮木華黎赤

老温太祖命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衛也

洪福源傳其先中國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子孫世貴于三韓名所居曰唐城

郝經傳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

後官至國子祭酒

元史王鶚傳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旁禮為舊君有服願往奠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浸設具牲酒為位而哭

趙孟頫傳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

新安人言熊約生維典令績溪每獲小偷不遽盡繩以法聽親識保其後不為非第嚴與之約再犯保者舉首軒重治不少貸如保者容隱與犯並治之蓋官法遠緩而保者之見聞近密也于是邑鮮盜夫小盜屏息則大盜自絕近盜不作則遠盜無所潛留此亦治盜之一法

若令民得以制錢准銀完官與官無二價則制錢

不令而自行矣。錢價不增而自貴矣。私錢不禁而自止矣。夫州縣錢糧有解有留。請立一法。每納官銀百兩。銀七錢三。有司收庫。將銀抵解京道。正餉諸如存留支放一切。俱以錢給。似亦甚便。然而有不便者三。曰加平火耗不便也。挪移不便也。盜用不便也。此三者皆官與吏之所最不便也。此錢之所以必不行于上。而錢法之所以日壞也。

鴻鵠大鳥。正鵠小鳥。大小同名。

癸辛雜識。日本國有久安保安治象等年號。宋吳儆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有自紀國年號乾貞。

儒將 鄧禹受詩長安。從光武。狗河北為將軍。

馮異好讀書而通孫子法。賈復習尚書。朱祐

習儒學。祭遵雖在軍旅。不忘俎豆。魯肅在陣。

手不釋卷。陸凱統軍。好太玄論。杜預征南。通

左氏傳。婁師德擢進士及第。吐番犯塞。從軍西

討。裴行儉舉明經。為朔方總管。關羽佐先主

而好左氏傳。

海寧設仲木國權八本。崇禎朝事。海鹽彭孫詒

仲誅流寇志二本。紹興黃宗義太冲弘光實錄

一本。海外慟哭記。漳州徐伯案字譽鄉。南史。

也閩事

金堡提獄紀言

志伊言聖安母鄒氏恭

皇正妃張氏紀妃乃慈禧也似未然

漢丁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

三萬言從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

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四卷三子皆勇將

而精意經術

漢書王莽傳南郡張雲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

綠林號曰下江兵是南郡以下皆可云下江也李

密與鄒王慶書上江米船皆被抄截通鑑載隋煬

帝之言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未至注夏口

以上為上江是武昌以上皆可云上江也

曹大家傳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

于閣下從昭受讀

曾坊字存禮鄞縣人嘉靖二年進士高才博學于

十三經皆別為訓詁鉤深索異每托名古本或外

國本今所傳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皆其偽撰也

韓文公于柳子厚墓誌深致平日相與及惜之之

意而順宗實錄則直書為任文之黨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北尹延叔堅讀左氏傳

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吾病居喪在陌上常

苦飢寒操一量不措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
百錢在此牖中皆忘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文券在
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父母諸弟哀經迎喪
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隨漢直顧
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惆悵良久
漢直乃前拜父說其本末且悲且喜荀子凡人
之有鬼也必以其感恩之間疑在之時正之此人
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逮時也其
子順以為衰老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

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而子易
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有所見也若是
非則明智者裁之
檀弓記子思之事有異于父與師者不喪出母則
異乎先君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則異乎曾子
也

老泉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則以為五行
傳不可廢温公不喜孟子而公之子諫議大夫康
獨喜孟子稱其醇正
哀哉不能言南人之語可哀者四描曰亂及曰改

曰空而又有二非焉。挽非時越非分。無鄉紳之縣其俗必淳。無秀才之村其民必靜。清朝之有功于儒林者三。翻譯之令行而天下知有訓詁。貼出之例嚴而天下知有點畫。摩勸之法密而天下知有對讀。

泗州志 鎮集無定名。惟視居民之聚散。貿易之盛衰。爾如居民聚而貿易漸以盛也。則集可加而為鎮。如居民散而貿易漸以衰也。則鎮可改而為集。

史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水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因調官江南。遂為吳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今歸德府依戚同文學。王君行狀中。有東歸長白山語。樓鑰文正義宅記云。吳門范氏。自柱國麗水府君。居靈芝坊。今在雍熙佛寺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此地。然則史所言長山。未必山東之長山也。古人好以己著之書。假作他人。今以好以他人之書。假作自己。宗泐錢宗伯云。洪武二十四年卒。據長山刻石。永

樂二年尚在

成弘以前宋之遺風尚在。進學一壞釋褐再壞。今人謂代人混帳作詩古文是有益于人不作耶是無益于人不知下闕

士論之重自唐虞已然堯之于舜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然後禪以天下。國語齊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布使周游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孔子謂曾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呂氏春秋禹一沐而三

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

今人作古文中用出時文調來如病在五肝臟為斑癩

熊魚山在閩言朝廷小而官大百姓少而兵多

古之為詩者如朱義氏之琴也可以養性情今之

為詩者如子貢之桔槔可以壞心術

南人于聲色貨利之中而卓然自立者勝北人八

聲色貨利而不動者勝

古之所謂逐末者今之所謂務本

未講定交先講絕交

不行封建則太平之世必不能治辦而夷狄一入
寇盜卒起無所以禦之
人安先除三見曰門戶之見方隅之見書生之見
許繆夫人賦載馳于是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焉
以一婦人而存亡國
以急征厚歛為強兵富國之資以內掠奸淫為祈
天永命之道
韓昌黎起八代之衰李空同出而文體益壞
何李如販行餘子如小販
魏鍾錄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

春秋之世烝弑相尋今日較為勝之此夫子作春
秋之功也

祥善也而亦為妖祥之祥祝祈也而亦為祝詛之
祝不必改讀其聲

夫子在衛奉粟六萬而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不為
之隱

南音用于詩家而非中原三代之音南禮行于翰
林而非中原三代之禮

封建不行故佛教盛于中國使諸侯萬國並存即
有梁武陶謙豈能盡化天下之俗

太史公似見左傳而不全鄭端簡似見實錄而不全

左傳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墻塹又謂之塞

陳鼎和記錄國初稅銀每石止二錢五分今增至四錢五分糧米每石止五斗今增至六斗有奇矣銀之輸納也傾蝕兌蝕幾于加一米之輸納也常額加二而修倉斛米轎夫看倉小甲及糧書兌阜各欲索費糧官又有常例及臨兌也伍長索酒飯銀使用銀綱司錢出粟錢及船錢斛錢脚錢恒

無空額皆取足于有田之家至于比較之苦更有甚焉差人到門索費比較日期索費雇工答責每板索銀一錢酒費在外若乃三四年之欠各項已並徵每差人一備併舟子必四人有一日而差人疊至者有甲出而乙入者有三四備差人泊船于門外者民不聊生極矣先朝兌糧止有監兌一官今則有漕道糧道漕院漕科餉科餉部各鎮差官絡繹于道行縣更差聽事官一名差人一名索子一條囑云無銀便縛束來視縣官不異奴隸田以圩分寬窄各有定額賦緣田起

下湖石字

數猶有風旗流水區籍在縣歲遠朽廢百義叢生
或田寬糧少田窄糧多利害迴于天淵或輕糧改
重重糧改輕轉移憑于圖總甚至有有田無糧一
生安享有糧無田終身賠累皆因久不丈量無址
形可按無弓數可稽愈久愈弊莫可究詰

國家錢糧會計頒之戶部頒之總漕總漕復又頒
之省直誰知弊端在此各府知會淮上書房已無
真部會計行府矣州縣奸胥又串同府胥下縣會計
益非真會計矣如宗禎初年部覆嘉定漕糧六萬
石而嘉定人竟于淮上知會不派嘉定仍派各縣

縣官知之在錢糧內每畝派出銀幾厘竟于庫銀
內撮用裨補繇此推之其弊安可窮極至于下縣
之侵欺更為難清會計總內元有浮數歷來陞科
減額分雜其間此弊之數也人知弊在縣總抑知
積蠹在管總之老箕手乎此輩或靠身鄉宦或勾
結鄉宦之總管竟于漕糧內欠派幾百或幾十則
收米穩啖之矣或積年老包兌賣與若干若生員
富戶則決不與或多泄也至于便宜款項如孤老
福山寶山對支以之奉鄉宦民不得沾涓滴惠更
可異者昔年撫臺每石多派積米三升俱飽含腹

迄今積米作何支銷如十四年麥折此部折也部折則以到京實米算帳每石止五斗有零其大船耗米四斗零民得惠焉竟以一石算此漕總之所為抑奸胥之為乎又如崇明沙坍塌已經徐撫臺題免而清絲長單上公然派出今則除矣南倉之基糧已改三斗二升公然派出每屋一斗此皆浮額之尤著者也

糧房之謀縣總也用銀百餘兩乞士夫間說此項銀必向大管家借用或實償或于派項內銷算錢糧自有緩急如款項之冷者可以不解房糧先

于府房串同行牌提取更于縣官前稟令速解可除加二解額誰知此項銀竟府糧房與縣糧官均分乎批迴雖有實無庫收及察盤日竟于上房使用朦朧遞過

折銀之外又有兵役絲里此舊額也練兵之銀則于開白亂時加增東事久定未蒙題免此項銀獨不可移而用之勦練乎自流寇告警每石平增銀一錢二分民甚駭愕次年編入三限內矣至于復銀專為解京銀兩及北運而設十三年每畝又增六釐三毫矣此六釐三毫者北運猶有設至于糧

收收放在本縣何以加役銀耶

勦練二餉難解然五年內原編也馬點一名起解

勦練二餉難解然五年銀八兩每十分一批願輸

銀八十兩甲免捉乙免捉丙此項銀作何支銀

銷豈察盤之所及乎

予幼時當收頭每分用銀十三兩包與人收亦如

之後漸至二十兩今則三十兩猶未已也舊時收

頭止有火耗一分上林櫃使費不下二兩合盤纏謝

算手不過幾金無所謂炭銷也無所謂銀色也無

其餘雜使費也今則捉櫃役差人先三四年已下

定錢設酒每捉一名約要虛銀一兩及上櫃又要

紙包又要作東告掣告脫者別自謹話若挺身上

櫃櫃總要一大紙包櫃使要一小紙包櫃親又要

一紙包糧房糧親糧使及庫房庫親庫使稱是今

又增一管號票者矣又增一管報數者矣門子要

一大紙包頭門二門值堂各要紙包擡櫃五日一

計拆封亦然若拆二次三次每次俱要使費舊時

銀色每櫃止估銀幾錢今且估至數金矣此項非

真傾銷虧蝕也又有炭銷一項向以飽庫房之腹

後為糧房包收所賴今則獻之于官矣夫如是費

焉得不多能禁草此諸費不必貼役也况貼役銀
兩更有可異者每役銀十兩糧房先要現銀二
兩發與支單其有身家法者本名必無所欠仍對
支于衙門人役此等又會朦朧作弊有欠在戶又
要五折六折雜准貨色不如不貼之為愈也
差役舊時五年一編今往往有乞思恩或中料甲免
去則于後迺首年内摘充首年不足繼以次年是
五年反兩差矣
六案衙門及巡方御史屬官慶賀餽遺各具一總
揭禮所宜也更有私禮逐人遞送此何以說也非

是要求則有陳請上官從而殿焉

四川饒巡撫論保甲云有能實心行之俾世封之
內盜息民安即為良吏雖途止舉貢治止平常亦
亟加供錄若其虛文塞責即他政卓然和塗飾
固不足煩薦剡也此弭妖奸緝盜之要賢于察眉睫
窮株和遠矣可以無竒忽哉
錢法之行不便于墨吏蓋錢行則官俸民糧必當
兼用之俸可不兼兩而歸也用之糧不可加耗
而取也

國初于糧國重地及沿海鹽虫夷去處則必設衛所

廣置屯田今則有名無實矣永樂以後分為三項
曰運軍曰操軍曰屯軍彼時海運多致漂沒漂沒或缺
欠逃亡始借屯軍為運軍屯軍之亡絕者又多冊
上未嘗除名屯田竟自官召佃矣操軍亡絕者亦
不與除名操輝糧竟自官乾沒矣一遇設司調操
則雇一市民應役實未嘗有軍也京營亦然

菰中隨筆

旅中隨筆

蜀中廣記田澄成都旅行云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
樵俗云魚米之地本此出紀事

陳季常自雒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
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
北號靜菴居士秦太虛寄之詩云侍童雙濯玉鬢
髮光可灼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
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沈燎

宣府進士葛真送都司斷事徐玉致仕詩云行裝
輕似來時路去與高于宦海塵



王忠文集句 四時山色無窮景萬里江聲不斷流

宋李師中詠大夫松曰半依巖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

王荆公詠三品石曰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明祖

得國也則遠勝於漢唐行師也則遠勝於湯武申明五常兮民用歸極一洗陋俗兮世皆復古建官

而草宰相之專列爵而罷子男之數去神祇之濫封改先師之像塑祭先王以御名待亡國以賓禮

家法正以兵令嚴后妃不預朝政不許羣臣謁見

四方有警命大將領兵平之事畢即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寺人安而戚里安

至如訂先王之禮樂復中國之衣冠元人左社樹

庶民皆衣龍鳳無正韻書之偏音除封禪之異端

禁今一切復古識紀年號而不改置符議而不談無徽名尊號之稱

頌無離宮別院之游觀德政不陳于大臣公侯不

封于文職親軍不隸于五府藩王不伍于百辟錦

等三十六衛隸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

亦稱臣受舊章不亂于聰明恤典不分于異國凡

亂成法有斬○楊璉真伽發宋陵洪武二年赦有

臣蔡子不受官每兵不出于無名。姓不冒以謬
夜大哭特命釋之。寧王姓朱避諱止于不偏。陳言許
錫不久遂令德其本姓。避諱止于不偏。陳言許
以直入許前代命相。凡一應軍國大事。並聽裁決。不
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咸重典于豪強。隆師
道于勲戚。公侯駙馬伯年少者皆入國變文體于
夸浮。抑佛法于恐惑。斥神仙兮祥瑞。禁師巫兮邪
術。

永平古孤竹國府城北二十里。灤河之陰有伯夷
叔齊廟。後有清風臺。三面臨水。有鮮朝使臣詩
題石上墨跡尚新。守廟者云朝鮮使臣筆也。詩云

首陽蒼翠巒。差我清水德。也自波土俗尚聞孤
竹廟。邦人能唱採薇歌。一時賢士知俱出。萬古高
名問孰多。此地清風吹不盡。荒臺只是舊山河。
康鄙詩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蘇子瞻望雲樓詩。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寄
此身。出本無心歸亦好。句雲還似望雲人。

晚唐徐寅詩。途窮憐抱疾。世亂恥登科。
揚衡送王秀才詩。無貪合浦珠。念守江陵橘。
王弇州文丞相祠詩。若使黃冠自北來。猶能赤幟
從東起。

王元美集唐句長安城中足少年論交豈必皆同
調前門長揖後門開當面輸心背面笑薄俗嗟
難重陳萬事畊覆如浮雲欲向何門覓珠履令人
常憶平原君

讀書未到成康處安敢言談議漢儒艱難得國

劉先主辛苦逢時呂太公莫欺徐幹獨著一眾
言已成三輔錄惟得示嚴生

知足老子知不足學記

寸陰日昃法大禹文王之勤疏食義瓢尋仲尼

顏子之樂

胸次亦青天白日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弗為也
學于夷尹孔孟則同眼前皆甘肅和風老吾老
幼吾幼舉斯心以加之放諸東西南北而準

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
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考古斷今

如張鎬之遊長安終日不離一室類管寧之客
遼左見人惟說五經

文武道未墜地堯舜人皆可為

人方外天在山中

有手但可抄書莫作人間東牘有口只宜談學

休言世上炎涼

尊所聞行所知好古不為空虛之學
言必信行必采立身不為鄉愿之人

行善不求成佛 讀書豈為功名

青馳指路窮收山水之資 白日臨辰老得詩書之氣

履遺不棄乘如大禹治水之勤 頭蓬不梳類漢祖

用兵之久

讀周易盡情偽之書 觀禹鼎備神靈之器

守先王之道 畏聖人之言

沂水春風兵農禮樂願兼四子之長 蒼郊綠

堯舜君民思接三王之統

書畫琴棋白傳之一無通曉 雞猪魚蒜裴公之

了不猜疑

閱盡人情少認得一個是一個 看破世事不做

得一椿是一椿

時當季世有志三代之英 身在布衣不忘百姓

之病

慎思居室之訓從奢入儉勿從檢入奢 密國

性之功惟聖作狂亦惟狂作聖

明庶物察人倫運天下國家于掌上 守先王待
後學見湯文孔子于同堂

座上梵追金磬和 佛前燈應寶幢紅

至羅天近雲煙濕 婆律風清草木香

香厨曉下巢雲鶴 古鉢春藏化雨龍

六十年前 二聖升遐之歲 三千里外孤忠未

死之人 庚申元旦作對一聯遂成絕筆之識 行謹識

四莘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 紀女維莘 有神

降于莘 山未昌府莘縣

三馬陵

三夾谷

二葵邱 葵邱之會 連樞管至父成葵邱

四塗山

三崆峒

多益陶隱居蒼頭以賚弟子陸敬游 都兒歸城

奴 阿劉揚伯起僕

洛書乾曜度晉書改甄避太子承乾名

石經中多朱梁補刻者字皆濫劣如左傳文公宣

公卷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避朱

梁之諱此其顯然易見而他卷亦多書法不堪者

皆不取用其賈刻孟子不用又不待言矣

白樂天詩人煙半在船野水多于地 山無殺草

霜水有含沙蜮 舞筵須檢腰輕女仙棹難勝骨

重人 男兒未死爭能料莫作忠州刺史看 世

上爭先從盡汝人間開在不如吾

白樂天讀張籍古樂府云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

文又云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

之善一身

元微之通州司馬詩時到日西無一事月儲三萬

買散間

河間志古今蠲免之政稍有不同古之所行者覈
免之惠也今之所行者通融之澤也何謂覈免如
災及一分則蠲一分之稅災及二分則蠲二分之
稅是也何謂通融免其存留而曲為處補改其本
色而多徵其折色是建議者每有起運並免之說
而該部題覆未有能盡行之者夫豈無其故哉蓋
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
食而今則無其食矣古者歲用所出隨時損益而
二義之薄亦可用享而今則不可能矣是以水旱
雖廣而四百萬之數則不可少也被災雖深而三

分之微則不可缺也 嘉靖中戶科樊深疏

嘉靖三十三年江南大旱 上從巡撫御史周如

斗請蠲本年漕糧百萬石 見蔣以化疏

無錫華景文光弘治中為戶科給事中上言天下

之財聚于大臣大臣之財聚于內宦

定四年於越入吳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

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諸侯失地名衛侯奔楚邲侯來奔不名滅同姓名

楚滅義蔡滅沈晉滅下陽執虞公不名

路史徐之初也稱戎盛而稱徐莊二十六年入盛而人

之僖三年又盛而子之昭四楚之初也稱荆盛而

稱人莊二十既而楚矣又盛而人之僖元又盛而子

之二十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聖人豈有

心于進之哉因其進而進之至于此也

僖二十一年宣申文九芋椒 僖四年屈完

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與齊晉無異矣惟奪其葬

汾州志 古者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大功于民

者則祀之鄉先生沒則祭于社城之與隍所以捍

外而衛內者房星天駟以主馬又有先牧及始乘

馬者通謂馬神所以祈國馬之蕃錫也蠶與馬同

氣而今先蠶無祭：馬雖不祈蠶而在其中矣霜
降應天之肅殺此祭單牙六縣蓋益神之所以威奸
宄服不庭也

周渭昭州恭城人劉銀據五嶺渭脫身北上仕宋
太平興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始還故里
鄉人以為榮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
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父母欲嫁之荃泣誓之曰
婿非久困者今逢難遠適必能自奮于是親蠶績
碓舂以給朝之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
渭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記其事

史夫其名者蕭相國世豕王衛尉吳王濞傳鄧都
尉桓將軍齊五王傳路中大夫婁敬傳虞將軍朱
建傳梁父侯并失其姓鄒陽傳王先生秦始皇本
紀侯公石生荆燕吳傳齊生漢書天文志鉅鹿
都尉謝君

晉書裴秀傳秀為司空以職在地官以為貢山川
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
以昧暗于是甄摛舊文疑者則開闕古有名而今無
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國十八篇奏之藏于
秘府其序曰國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

而賴其用三代置六官國史掌厥職知漢屠咸陽
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國籍國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國
又無蕭何所得唯有漢氏與國及括地諸雜國各
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
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
合事入于義無取大晉龍興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
始于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
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
路迂直按驗圖記圖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
流原濕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

疆界鄉鄙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
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
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
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
此三者因各地而制宜所以按夷險之異也有國
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
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準望而無道
里則施于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
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按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
空相達實失準望之實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

遠近之實定于分平彼此之實定于道里度数之
實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莫故雖有峻山鉅海之
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
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貧而不節富而好嗇皆足以蕩家雖有遲速其致
一也夫曾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曾餘
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愨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
情則人不祐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
詩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堤
潰防矣

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
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
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
覓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矜張
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
也夜臥不便睡著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
作惡十五也不譚亂十六也不譚閨壺事十七也
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
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清人寬慰人二十
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

為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舍容之二十六也
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
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
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訐人三十二也省約
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
惡三十五也當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
令終不全者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
不如自相見捫蝨新話

論陽宅空青先生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
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雕牆四也

六婆不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績七也能
睦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清掃十也門外
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知十
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
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
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
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稟命于家長二十三
一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二也閭人謙婉二十三
也家僮無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
也不信祀四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

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言二十九也婚娶
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
有先機遠思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
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法度
畏清議畏陰隲三十六也凡此三十六祥全者鬼
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
起吉避凶之真訣也

柳公度年八十餘步履輕健人求其術曰吾無術
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彭祖曰凡
人不能無思當漸、除之氣息得理百病不生道

不在煩但能不思衣食不思穀色不思勝負不思
得失不思榮辱心不勞神不極仁爾為得延年謀
為過當飲食不節養成大患也 孫真人曰極目
遠視夜讀註疏久居煙火博奕不休飲酒不已熱
飧起食抄寫多年雕鏤細巧房室不節泣淚過多
刺頭出血迎風追獸喪明之由 書云心之神發
乎目久視則傷心腎之精發乎耳久聽則傷腎
唾者溢為醴泉聚流為華池府散為精液降為甘
露既肝潤身宣通百脈化養萬神肢節毛髮堅固
長春 人骨中有涎所以轉動滑利而中風則涎

上潮咽喉裏響以藥壓下裨歸骨節可也若吐其
涎時間快意枯人手足紀活亦為廢人小兒驚風
亦不可吐涎 久行傷筋勞于肝久立傷骨損于
腎久坐傷肉久卧傷氣 寢不得言語五肝如懸
磬不懸不可發聲 新沐髮勿令當風勿濕勞髻
勿濕頭臥令人頭風日眩 髮多櫛去風明目
大汗偏脫衣得偏風 酒醉汗出脫衣靴鞋當風
取涼成脚氣 善養生者先渴而飲、不過多多
則損氣渴則傷血先飢而食、不過飽、則傷神
飢則傷胃 又云夜半之食宜戒申酉前晚食為

宜

衆人大言我少語衆人多煩我少記衆人悻怖我
不怒 莊子曰能篤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 天隱子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逸勞者氣之邪也去
此邪成神仙 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
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體糧服氣道家權
宜非絕粒之為也稍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
中也百物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
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磨擦皮膚溫熱去冷

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役皆宜戒也此
是形骸調理之法形堅則氣全所以齋戒為首
南面而坐東首而空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
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明多
則傷魄暗多則傷魂而疾病生焉鳥居室且然况天
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哉吾所居室
四送皆窗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開吾所石坐前至
後屏太明則下至以利其內映太暗則捲至以通
其外曜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
明暗尚然况太多情欲太事慮豈能安其內外

哉故以安處為次 存謂我之神想謂想我之
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
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慚也凡人
目終日視他人故心已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
已逐外瞻營浮光未嘗內照奈何不病且天可
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眾妙之門此
存想之見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者因存而忘也
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知其見
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
形多泯故

蒲處賁**体**生要錄

養生者形要小勞無上大瘦

故水流則清滯則污養身之人欲血脈常行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行不欲至勞頻行不已然亦稍緩即是小勞之術也故手足欲時其屈伸兩臂欲左挽右挽挽如挽弓法或兩手如拓石法或雙拳築室或手臂前後左右輕擺或頭項左右頷或四跨左右轉時俯時仰或兩手相促細細挨如洗手法或手掌相摩令熱掩日摩面隨意為之各十數過而已每日頻行必身輕目明筋節血脈調暢飲食勿消無所壅滯體中少不佳快為之即解夜

卧効自以手摩四肢胸腹十數遍名為乾沐浴外側而曲膝益氣力常時濁唾則吐清津則吞常以舌拄齶聚清津而燕之潤五臟悅肌膚令人長壽不老頻叩齒令齒牢又辟惡夫人春時看月欲得晚眠早起秋欲早眠早起冬欲早眠晏起早不宜在雞鳴前晚不宜在日旰後熱時欲舒暢寒月欲收密此合四氣之宜保身益壽之道也衣服厚薄欲得隨時是以暑月不可全薄寒時不可極厚盛暑亦必暑單卧服或膏肝以上覆被極宜人冬月綿衣莫令甚厚寒則頻添數層如此不令人馬也

寒馳熱也故寒時而熱則減則不傷于溫熱時而
寒則加則不傷于寒寒欲漸著熱欲漸脫腰腹下
至足脛欲得常溫胸上至涼頭欲得至常涼溫不至燥
涼不至凍衣為汗濕即時易之薰衣火氣未歇
不可便著夫寒熱均平形聲恬靜則疾疹不生壽
年自永飲食所以滋養人之血氣人之精華者為
髓為精次者為肌為肉不可待極餓而乃食極飽
而方徹常欲不飢不飽青牛道士云凡食太熱則
傷骨太冷則傷筋雖熱不得灼唇雖冷不得凍齒
冷熱相攻而為患凡食熱勝冷少勝多熱勝生淡

勝之凡食汗出勿令洗面令人少顏色食飽沐髮
作頭風天有五行人有五臟食有五味故肝法木
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腎法水酸納肝苦納心甘
納脾辛納肺鹹納腎四時無多食所制之味宜食
相生之味以助王氣五臟不傷王氣增益飲食合
度寒暑得宜則諸疾不生遐齡自永矣傳曰土
厚水深居之不疾故人居處隨其方所皆欲土厚
水深土欲堅潤而黃水欲甘美而澄常屋之室極
令周密勿有細隙致風氣得入風者天地之氣也
能生成萬物亦能損人初入腠理之間漸至肌膚

之內內傳經脈達于臟腑傳變尤甚盛暑不可露
卧自立春後至立秋前欲東其首立秋至立冬前
欲西其首常枕藥枕其枕藥性太熱則熱氣衝上
太冷則冷氣傷腦惟理風平涼者最宜

問曰夫金石之藥理之不腐煖之不爛可以固氣
延年草木之藥未免腐爛馬有固駐之功答曰夫
金石之藥其性慄悍而無津液之潤盛壯時未見
其害及其衰弱毒則發馬夫壯年氣盛則能制石
滑則能行石故不發也及其衰弱氣溼則不能行
弱則不能制而石毒留積鮮不為患何固駐之有

哉或問曰亦有虛而不發者乎答曰憂患在心而
不能宣則榮衛滯石熱絡積而不散隨其積聚
發諸病瘡又有服石之人依石熱而縱佚恃石勢
而行欲乃不曉者以為竒効精液焦枯猛熱隨作
洞釜加火罕不焦然曰然則農皇何以標之于本
經曰大虛積冷人則不妨暫服疾愈而止則無害
矣蓋初服之時石勢未積又青虛冷之甚故不發
也又問曰草木自不能久豈能固人哉曰服之不
僂勢力相按積年之後必獲大益夫攻療之藥以
疾差而見功固駐之方覺體安而為效不可一槩

論也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易之芹非當易以成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因^因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于照穿^牀娘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于經堅輕牽繫虔外別出肩涓傾^因^馳拳則宜廢宜增益已瞭然矣

衛爾錫言知徹澄與照穿牀同可去娘半混疑半混泥可去敷與非同可去

溪音欺 禪善平 今多誤讀 匣轄同

菰中隨筆

亭林著書目錄

古音表三卷

易占三卷

詩本音十卷

唐韻正二十卷

音論三卷

日知錄三十二卷

補遺四卷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九經誤字一卷

音刻于淮上後
正帶于安溪李公張

已上統名音學五書

潘稼堂先生與攜至閩中
同汪晦菴先生刻

爵憲張又南先生刊
刻

石經考一卷

金石文字記六卷

吳才老韻補正二卷

昌平山水記二卷

文集六卷

詩集五卷

二十一史年表十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卷

十九陵志六卷

萬歲山考一卷

肇域記一百卷

岱嶽記八卷

北平古今記十卷

建康古今記十卷

營平二州中事八卷

第錄十五卷

詩律蒙告一卷

救文格論二卷

下學指南一卷

已上七種潘稼堂先生
捐賢刻

當務書六卷

菰中隨筆三卷

官田始末考一卷

京東考古錄一卷

山東考古錄一卷

熹廟諒闇記一卷

聖安記事一卷

譎觚十事一卷

顧氏譜略二卷

繕寫書目已刊者不贅

已上二種潘稼堂刻

先給事思軒公諫垣疏一卷

先司馬觀海公船政疏一卷

先贊善學海公寶菴集十二卷

誥敕祭文神道碑銘誄行狀五卷

歲丙子不肖衍生于舊麓中檢得此本讀之

泫然因追想當年多所不符丁亥冬于宛陵

旅舍出而錄之益不肖從先子遊于北土

已歷數年趨庭之暇常見手藁名目壬戌之

春先子終于曲沃其藁為徐健翁諱乾學

立翁諱元文兩公取至都中不克常見乃從

諸友處擦撫一二後潘稼翁諱未謝任家居
往謀刻之慨許數種復于其家繕寫別本以
歸全藁俱留東海當續寫以俟將來冀當
世之大人先生俯賜剞劂一二亦幸甚
不肖男衍生謹跋

輯著書目

韻正六卷

古音三十卷

改正毛詩音二卷

詩律蒙告一卷

救文格論二卷

刊八說鈴內

日知錄三十二卷

二十一史年表十卷

岱嶽記八卷

營平二州史事六卷

昌平山水記二卷
金石文字記六卷
十九陵圖志六卷
萬歲山考一卷
京東考古錄一卷
山東考古錄一卷
官田始末考一卷
第錄十五卷
當務書六卷
肇域記一百卷

刊入說鈴內
刊入說鈴內
已上成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
三朝記事闕文二十卷
歷代都城宮闕考二十一卷
北平古今記十卷
建康古今記十卷

改熹廟誌關記
聖安記事
已上未成書

繕寫書目

先高祖思軒公諫垣疏一卷
先曾祖觀海公船政疏一卷
先伯祖學海公寶菴集十二卷
先社蟲源公夢菴集十卷

誥文祭文神道碑銘誄行狀五卷
顧氏譜略卷